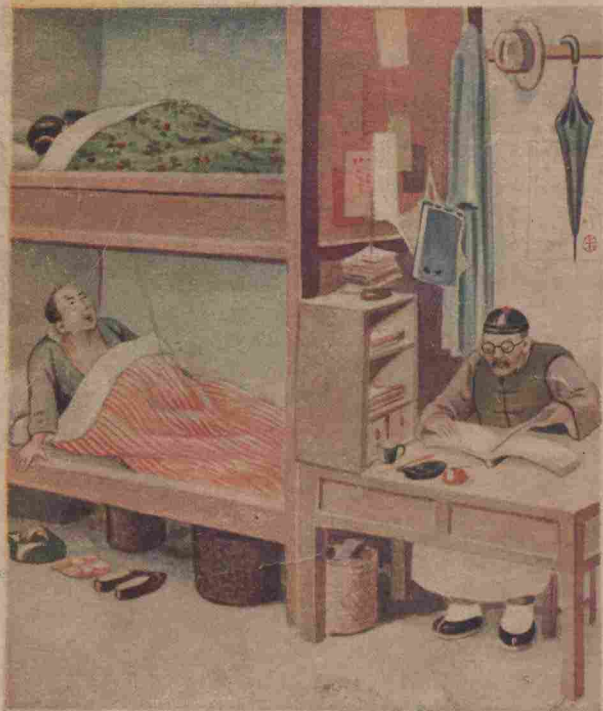


傳俠奇湖江
寺蓮紅燒火

集二第



著生肖不江平

行印局書益普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出版

江傳火燒紅蓮寺

(一至四集每集定價銀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不 肖 生
出 版 者	普 益 書 局
印 刷 者	普 益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各 省 海 世 界 書 局

第二集提要

小英雄，小豪傑，是人人所喜愛的，人人所歡迎的；而由他們熱烈的情緒中所演出來的故事，一定也是人人所歡喜知道的。在這二集之中，差不多可說是小英雄的競藝所；小豪傑的角技場。

但是，同爲小英雄，小豪傑，有的天真活潑；有的靜默深沉，有的力足制南山之虎；有的智足伏北海之蛟，差不多在性情，技術，風度……等等上，都是不能一致的。可是，在這裏，我們都可以一一請出他們的代表來了！此外，還寫到一位法力高深的聖僧；你想，八百羅漢，都聽他的指揮；這是何等有趣的一樁事啊！

有了這麼一位聖僧，本集益見出色，更可和這一般小英雄小豪傑相映成趣了！

江湖奇傳
火燒紅蓮寺 第二集

目次

第十一回 呂宣良差鷹救桂武

沈棲霞却盜收紅姑

第十二回 跛叫化積怨找仇人

小童生一怒打知府

第十三回 羅慎齋八行書救小門生

向樂山一條辮打山東老

第十四回 大鄉紳挽留周教師

小俠客氣煞洪矮牯

第十五回 小俠客夜行丟褲

老英雄捉盜贈銀

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貨劫書籍

嶽鹿山尋仇遇奇俠

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拜師墳痛哭萬載縣

第十八回 小俠客病試千觔關

老和尚靈通八百魚

第十九回

坐木龕智遠入定

打和尚來順受傷

第二十回

化公子和尚顯神通

救夫人尼姑施智計

本書第三集要目預告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逢拐騙更被火燒 | 得安居又生波折 |
| 第二十二回 | 香山城夫妻行巧騙 | 村學究神課得先機 |
| 第二十三回 | 煉飛刀慘擄童男女 | 憂嗣續力救小夫妻 |
| 第二十四回 | 遷興寧再煉童子劍 | 走南嶽驚逢智遠師 |
| 第二十五回 | 小劍客採藥受驚 | 新進士踏青被騙 |
| 第二十六回 | 古廟荒山唐采九受困 | 桃僵李代朱光明適人 |
| 第二十七回 | 光明婢夜走桂林道 | 智遠僧小飲岳陽樓 |
| 第二十八回 | 剪紙枷救人鎖鬼 | 抽蘆蓆替夫報仇 |
| 第二十九回 | 土地廟了道酬師 | 義塚山學法看鬼 |
| 第三十回 | 小豪傑矢志報親仇 | 勇軍門深心全孝道 |

江湖奇俠 火燒紅蓮寺 第二集

第十一回

呂宣良差鷹救桂武

沈樓霞却盜收紅姑

話說甘聯珠如夢如痴的，被桂武拉着手，躡出頭門，不停步的跑了二里路。甘聯珠才定了定神，問桂武：「是怎麼一回事？何以祖母的拐杖打來，我正閉目待死，你却能把我救出來？」桂武笑道：「我那有這般本領，能將你救出來！這事真也有些奇怪：你當時架不起祖母的拐杖，身子往後頓將下來，我眼睜睜的望着，真是急得走頭無路！明知自己的本領不濟，鐵棍又壞了，那敢動手來幫你呢？心裏正在又急又痛，猛然見一隻大鷹，比閃電還快，從頭門外撲進來，一爪就將那要打來的拐杖抓住，脫離了祖母的手；再翅膀一拂，大約是拂在祖母的臉上，祇聽得祖母哎呀一聲，連旱烟管都丟了，雙手把臉捧住。我一見這情形，心中好不痛快！不敢停留，更來不及說甚麼，所以拉了你就走。」甘聯珠吃驚似的問道：「你看明白了，是一隻鷹麼？」桂武道：「青天白日，怎的看不明白呢？確是一隻極大的黑鷹。」甘聯珠歎道：「不好了！我家的仇敵金羅漢到了！除了他有兩隻神鷹，甚麼人也沒有！」桂武問道：「金羅漢是個甚麼樣的人？如何和你家是仇敵？」甘聯珠道：「我常聽得我父親說：江湖上有個呂宣良，綽號金羅漢，專一與崆峒派的人作對。養了兩隻神鷹，許多有本領的人，都敗在那兩隻鷹的爪裏。我師伯董祿堂，險些兒

連性命都丟了！所以金羅漢是我家的仇敵。不知他今日怎的到這裏來了，却救了你我的性命？」桂武問道：「他是不是一個白鬚老頭兒呢？」甘聯珠點頭道：「我雖不曾見過，但聽說他的年紀很大了。你問怎的？」桂武便將前日在山頂閒眺，遇見金羅漢的話說了。甘聯珠笑道：「幸得你前夜，不曾將這話向我說。若說給我聽了，我必疑是金羅漢，有意離間我家裏人，特來刁唆你的！我有了這疑心，不但不肯和你同走，說不定還要疑你是來我家臥底的，那麼，事情就糟透了！」桂武道：「我所以不將遇見他的話說出來，一則，因不知道他是甚麼人；若將當時那種神出鬼沒的情形說出來，怕你疑慮；二則，想離開你家，原是我的本意，久已有了這個念頭，並不是遇見他才發生的，用不着把他說出來。」甘聯珠點頭應是。又道：「此地離家太近，我們不可久留！看你打算往甚麼地方走，就此走罷。這是乘我父親哥哥都不在家，我們祇要打出了頭門，在此停留這們一會，還沒要緊。若是父兄在家的時候，不能立時逃出三十里以外，祇怕你我的頭，此刻早被飛劍取去了呢！」桂武道：「我到湖南來，原是爲尋我姑母，想投託他，替我覓一安身立命之所。無奈探訪了多少日子，探訪不着；於今祇好再去臨湘，從容探訪。我想我姑母此時的年紀，尚不過四十來歲，必不會去世。祇因他出嫁得早，那時我才得四歲。我父親在日，他同姑父陳友蘭，在我家住過好些日子。後來父親一死，路遠了，兩家便不大來往。父親死了的第二天，接了姑母專人送來的訃告，我才知道姑父也死了。姑母守着一個兩歲的表弟，聽說搬到臨湘鄉下住了。自後便絕無消息。這也祇怪我那時，太不長進，專一和許多狐羣狗黨做一塊，家中大小的事，一點也不過問！」

我姑父去世既久，姑母又不在縣城，我初來人地生疎，因此探訪不着。此時也沒有旁的道路可走，仍舊往臨湘去罷！二人遂到臨湘。甘聯珠拿出些珠寶，變賣了錢，置備田產房屋，也不向人說明自己的來歷。臨湘人見他夫婦，都生得那們漂亮，舉動又很豪華，也沒人疑心他們是強盜窩裏出來的人。桂武逢人打聽他姑母的消息，又是一年多沒得着些兒蹤影。桂武揣想他姑母，不是已經去世，就是搬到別州府縣去了，不在臨湘。已漸漸把探訪的心，懈怠下來了！

一日，桂武正和甘聯珠在家閒談。忽見一個十來歲的小孩，生得骨秀神清，英氣奕奕，立在門外，向裏面大聲問道：「這裏可有一位姓桂的公子麼？」桂武聽了，心中一動，一面迎出來，一面留神看那小孩的眉目，竟和自己的眉目一般無二；若在一道兒同走，不問誰人見了，必說是同胞兄弟。旋想旋走到切近，且不答應自己就是桂公子；先問那小孩道：「你是那裏來的？姓甚麼？問桂公子做甚麼？」那小孩見桂武出來，兩眼也不住的向桂武臉上打量，不待桂武說出姓氏，小孩已拜倒在地，說道：「家母今日才知表哥在此，特命小弟來請表哥到寒舍去。」桂武聽了表哥的稱呼，一時方想到是自己姑母，打發表弟來請的，連忙也拜下去，將表弟扶起。心中歡喜，自不待言！一手拉了表弟的手，同進裏面，與甘聯珠也見了禮。桂武才問他表弟的名字。表弟答道：「我名叫繼志。家母吩咐：在路上不要耽擱，見着表哥，就請同去，免得家母盼望。」桂武喜問道：「姑母怎知道我住在此地？可笑我專為探訪姑母，才來臨湘；在這裏前後住了三年，竟沒探着姑母的住處。今日倒是他老人家知道了，勞老弟的步來找我！」陳繼志答道：

「家母怎知道表哥在此，却不曾向我說，表哥去見了家母，自會知道。家母並吩咐了表嫂也請一陣同去。」桂武回顧甘聯珠笑道：「怪呀！他老人家連你在這裏都知道了！」甘聯珠也笑道：「既知道你在這裏，自然連我也知道，我本應得同去請安。祇是他老人家住在那裏，此去有多少的路，程得問問小弟。」桂武道：「他這般小小的年紀能來，沒多遠的路，是不問可知。」陳繼志也點頭說道：「沒多遠的路！」甘聯珠走進自己臥房，更換衣服。桂武教陳繼志坐着，也跟着甘聯珠進房。祇見甘聯珠正坐在床上，裹足，將鐵尖鞋套在裏面。桂武驚問道：「又不去和人家動手，你穿上這東西幹甚麼呢？」甘聯珠笑道：「一定要和人家動手，才能穿這東西嗎？」桂武道：「我看去見姑母，用不着穿上這東西。」甘聯珠將桂武拉到跟前，低聲說道：「你並不認識你這位表弟，今日突如其來，教我二人同去。我想你前後在此，尋訪了三年，就住在這屋子裏，也有一年多了，姑母既是住的離這裏沒多遠的路，怎的你是有心尋訪的，倒尋不着，他想不到你在這裏的，却打聽出來了？這情理不是很說不過去嗎？並且我們住在這裏，從來不曾和人往來過，也沒向人說過自己的姓名來歷，他從何知道我們住處的呢？你剛才問你這表弟，看是怎生知道的，他不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教你去問姑母，自會知道的嗎？我想這事有些蹊蹺，不去也不好，又怕是真的，要去就不能不防備！小心點兒總好！」桂武聽了甘聯珠的話，心中也有些疑慮。祇是看陳繼志的相貌，酷似自己，又相信是自己姑母的兒子。因知道自己的面貌，從小就很像姑母，母子面龐相似的，極是尋常，然也覺得甘聯珠慮的不錯，自己衣底，也暗藏了防身兵器。

甘聯珠妝飾已畢，同出來與陳繼志動身。陳繼志在前面走，桂武夫婦跟在後面。走了半里多路，陳繼志的腳步越走越快。桂武向甘聯珠說道：「看不出他這小小的年紀，倒這們會跑路。我們的脚步也放快些吧，不要趕他不上，給他笑話！」甘聯珠微微點頭不做聲。二人真個把脚步放快了。又走了半里，桂武忍不住問道：「老弟不是說沒多遠的路嗎？還有多遠呢？」陳繼志回頭笑道：「那有多遠，一會兒就到了！」陳繼志口裏說着，腳底下更加快了。桂武已跟着跑出汗來，甘聯珠還不大覺着累。不一會，一座很高的石山，當住去路。陳繼志立住脚，將要和桂武說話，桂武已相差有四五丈遠。近甘聯珠却相離不過幾尺。桂武面上有些慚愧，走近陳繼志說道：「多久不走路了，走不動，見笑得還有多遠呢？」陳繼志笑道：「本來表哥是公子爺出身，自是不會走路。就是表嫂，也是千金小姐，怎能比我這鄉下看牛羊的小孩，終日翻山越嶺的走慣了？此時得翻過這一座山，却怎麼辦呢？哥哥嫂嫂能爬上去麼？」桂武看那山，盡是房子大一塊的頑石堆成的，石上都是青苔，莫說樹木，連草也沒長着一根，更沒有上去的路徑，陡峭的和壁一般。心想：憑着自己一身本領，上是能上去，但是石上，須不長着青苔才好！腳踏在青苔上面，是滑的；萬一躡到半山之間，一脚不會踏牢，滑將下來，豈不要跌個骨斷筋折？又想：表弟這們小的年紀，他未必就能爬得上去，他如果真有這種能耐，能不怕滑跌下來，我們就照着他腳踏的地方踏去，便也不怕滑了！當下對陳繼志說道：「去老弟家裏，必得從這山爬過去嗎？若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們也祇好跟着老弟走了！」陳繼志道：「第二條路是有，不過須回頭繞一個大彎子。我恐怕母親盼望，所

以引表哥表嫂到這裏來；我在前慢慢的上去，二位照樣上來就是。這山是我三四歲的時候，便爬慣了的，不算一回事。」說着，舉步如行平地，絕不費事的，轉眼就上到半山。甘聯珠也跟着飛身而上。桂武祇得抖擻精神，連躡帶躍的往上趕，好容易用盡平生之力，趕到半山一看，陳繼志已神閒氣靜的，立在山頂；甘聯珠雖也上去了，却是臉上變了顏色，立在那裏喘息不已。

桂武這時的兩條腿，疲軟的不能動了！上半截的山勢，更來得陡峭，實在沒力量能上去了！也不好意思說甚麼，低頭就揀一塊平整點兒的石頭，坐下來歇息。心想：我小時候在家鄉，雖說是家中富有，有下人伺候，不要我自己勞動；然我生性歡喜武事，何嘗不是終日在外翻山越嶺？但是像這們陡峻的山，休說我不曾上過，又幾曾見有人能上呢？甘聯珠是練就了魁尖的上高本領，尙且累得喘氣不勻；可見我這表弟的本領，必還在他之上！不過我小時候，並不會聽得我父母說，我姑母也會武藝；計算我表弟的年齡，此時不過十一歲；又沒有父親，難道是天生生成這般便捷身體？甘聯珠疑心這事，怕有些蹊蹺；他疑慮的，祇怕不錯！桂武正低頭躊躇着，忽覺頭頂上，有甚麼東西顫動！忙抬頭一看，原來是一根極粗的葛籐，從山頂懸下來；陳繼志捏着一端，在上面說道：「表哥身體疲倦了，祇雙手緊緊握住這籐，我拉表哥上來！」桂武又想：他這一點兒大的身體，如何能拉的起我？這不是笑話？不要連他自己都拉下山來了，不是當要的！遂仰面朝上說道：「用不着拉！我再歇息一會，就能上來了！」陳繼志在上說道：「我母親在家等的苦，還有幾里路，不要耽擱罷！」桂武也實在是疲乏不堪了，姑且握住葛籐試試。若上面拉不

動，也沒要緊！並且有甘聯珠在上面，也可幫着拉拉。便兩手牢牢的將葛籐握住，即時身不由自主，兩腳騰空，彷彿登雲駕霧一般，祇上往升。桂武的身軀很重，拉得那葛籐喳喳的響！桂武心裏着慌，惟恐葛籐從中斷了，必然跌得骨斷筋折！還好！陳繼志手快，在吊井裏提水似的，祇須幾把，就將桂武吊上了山頂！桂武立穩了腳，兩臉通紅的問道：「老弟會上山，可說是從小翻山越嶺慣了。兩膀這們大的氣力，難道也是吊人吊慣了嗎？老弟得向我說個明白，我方敢隨老弟到姑母那裏去，若不說明，我總不免有些疑慮！我與其攔在心上懷疑，不如請你說個明白：姑母畢竟是怎的知道我的住處？」陳繼志笑嘻嘻的答道：「表哥要問我兩膀怎生有這們大的氣力麼？我母親還時常罵我生得太脆弱，練不出氣力呢！表哥懷疑些甚麼？下山不遠，就是我家，見着我母親，我母親都會說給表哥聽的！這根葛籐，是我三四歲的時候，我母親給我做幫手的，起初沒有這葛籐，這山不能上下；於今上下慣了，這葛籐就沒有用處，攔在這山頂上，好幾年了。」陳繼志才說到這裏，忽住了嘴，偏着耳往山下聽。隨向甘、桂二人說道：「我母親在下面呼喚了！請快走下去吧！」甘、桂二人也聽得有女子的聲音，在山下呼喚。陳繼志急忙將葛籐塞入石巖裏面，引二人下山。」

下山的路，却不似上山那般陡峻；三人走到山下，陳繼志指着前面一個道裝女子，向桂武說道：「表哥請看，我母親不是在前面等候嗎？」桂武沒回答，心想：我姑母怎麼成了一個女道士漸漸的走近了，仔細一看，還約略認得出容貌來，不是自己的姑母是誰呢？桂武小時的乳名清官，他姑母已迎着呼他

的乳名，笑道：「十年不見，見面幾乎不認識了！我知道你找尋得我很苦，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呢。」桂武此時，疑雲盡散，忙緊走幾步，爬下地叩頭，口稱姑母。甘聯珠自己也跟着跪拜。他姑母笑向甘聯珠問道：「你就是北荆橋甘家的小姐麼？也真難得有你這們明白大義！我聽得說，心裏就歡喜的了不得！」甘、桂二人都猜不透他姑母是怎生知道的，當下在外面，也不便開口去問。

一同到了他姑母家裏談論起來，原來他姑母就是前幾回書中所寫的紅姑。祇因他姑父陳友蘭死後，紅姑的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守着一個兩歲的孩兒，取名繼志。陳友蘭很遺留下不少的財產，當時陳家的族人，都不免有些眼紅，想將紅姑排擠得改了嫁，族人欺繼志年小，好把遺產朋分。以爲紅姑年輕貌美，必容易誘惑。那知紅姑的節操極堅，族人用了多少的方法，都不曾將紅姑誘惑得。紅姑的性情異常慷慨，不肯拘泥小節，平常沒了丈夫的婦人，在家守節，都是遍身縞素，到死不肯穿紅着綠，凡是年輕婦女所享受的一切繁華，皆得擯除淨盡，而紅姑生性愛紅，又本來是個不拘小節的人，丈夫在日所穿的衣服，不肯完全廢掉，安葬了陳友蘭之後，仍照常穿着起來。族人便抓了這一層做憑據，在臨湘縣告紅姑不貞節。虧得那縣官廉明，將族人申飭了一頓。紅姑就搬到臨湘鄉下住了。族人告紅姑不會如願，反被縣官申飭了一頓，紅姑佔盡了上風，心中不服。見紅姑獨自搬到鄉下去住，便集合許多無賴，去紅姑家裏行劫。

這時紅姑祇雇了一個乳母，一個粗作老媽，住在自家的田莊上。這日黃昏向後，忽來了一個化緣的

道姑年紀約有六十多歲，要在紅姑家借宿。陳友蘭在日對於這些三姑六婆本極厭惡，從來不許上門。於今陳友蘭死了，紅姑見這道姑年紀已老，天色又已黑將下來，若不許這道姑歇宿，心裏覺得有些過不去。祇得教他和老媽子同睡。誰知到了半夜，族人行劫的來了，共有二十多個壯健漢子，一個個都用鍋烟塗黑了面孔，把唱戲的假鬍鬚掛了，劈門入室，將紅姑和乳母、老媽子都網起來，堆在一個床上，反鎖了房門，各自搶東西去了。紅姑見乳母也被網，却不見自己的兒子，便問乳母：「繼志在那裏？」乳母回答不知道，說被網醒來，已不見了公子。老媽子就說：「那借宿的老道姑，也不知去向，他必是強盜一夥的，特來這裏作內應。」紅姑守節所希望的，就在這個小孩，一旦被強盜劫得不知去向，如何能不心痛！祇恨手足被網了，不能動彈，不然也一頭撞死了！正在那裏傷心痛哭，忽然房門開了，有人拿了個火把過來。紅姑料是強盜，將兩眼閉了不看。祇聽得乳母呼道：「奶奶！你看麼？公子果是在這道姑手中抱着！」紅姑這才打開眼，祇見那道姑笑容滿面的，左手抱着繼志，右手握着一條竹纜子火把，照着紅姑說道：「奶奶不用害怕！強徒都被貧道拿住了！公子也一些沒有損傷！」說着，將繼志放在床上，祇用手在三人身上摸，細縛手足的麻繩，登時如被刀割斷了。紅姑坐了起來，一把抱了繼志，才向道姑道謝，問怎生將強徒拿住的？道姑笑道：「請奶奶同去外面一看，便知端底！」紅姑嚇虛了心，仍有些膽怯，不敢去看。道姑拉了紅姑的手道：「有貧道在此，怕甚麼呢？一個也不會跑掉！祇看奶奶要怎生發落？」紅姑彷彿如在夢中的，跟了道姑出來，見堂屋內上，擠滿了一角高高矮矮的人，臉上都塗抹得那可怕的样子，一無

繩索網綁，二無牆壁遮攔，却都呆呆的立着，動也不動；各人的眼睛，又都是光着的，不過不能活動的看人。紅姑向那道姑問道：「師傅用甚麼法子，能使他們這樣擠在一塊兒不動呢？」道姑笑道：「這法子容易得很！奶奶若是想學，貧道可以傳授給你！在山野之間居住，這類法子，也不可不知道些兒！貧道數十年山行野宿，就全仗這些方法，保護性命。這些強徒，看奶奶要怎生處置？祇須說一句，都交給貧道辦理！就是據貧道看，這些強徒，必非是尋常強賊；奶奶兩歲的公子，與強徒有何仇恨？他們竟置之死地！若不是貧道在旁邊，將公子救了，祇怕公子此刻的身體，已是四分五裂了！貧道因見他們如此狠毒，才存心一個也不教他跑掉！」紅姑一聽道姑的話，已知道這些強徒，盡是同族的無賴子，祇要自己沒受甚麼損害，便不想再結深怨。當下請道姑教衆強徒醒來。紅姑親自訓斥了一番，一個一個的放了，並不追究。紅姑的天分本高，從此就拜那道姑爲師。

那道姑姓沈，道號棲霞，也是有清一代的女劍俠。和金羅漢呂宣良，最是投契。終年借着化緣，遊行各地，專一救濟貧苦，誅鋤強暴。他也和金羅漢一般，沒有一定的庵寺。因見紅姑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子，很願意的收做徒弟。五年之後，紅姑已鍊了一身了不得的本領。江湖上人因他歡喜穿紅，都呼他爲紅姑。紅姑一面從沈棲霞學道，一面督着陳繼志練武藝。陳繼志才三歲，剛學會了走路，就教他揀不好走的山嶺去爬。五歲，就教他鍊氣，並道家一切的基礎工夫。紅姑的本領成功，陳繼志的本領，便也不在人下了。

這日紅姑在清虛觀，遇見金羅漢；金羅漢問紅姑：已見着桂武沒有？紅姑見問，還摸不着頭腦。金羅漢遂將桂武來臨湘投紅姑不着，在華容賣藝，贅入甘瘤子家中，圖逃無計，及自己如何指引桂武，如何差鷹去救了甘聯珠的話，說了一遍。又道：「我前日在一家新造的房子門前經過，還見着甘瘤子的女兒，在那房子裏面；我料知就是桂武夫婦住在那裏。祇道你早已見着了。尙不知道麼？」紅姑這才問明了那房子的所在，歸家就教陳繼志去請。所以說起來，知道得這般詳悉。紅姑將前後的事，說給甘、桂二人聽了；甘聯珠因想跟紅姑學習劍術，就認紅姑做了義母。從此兩家往來，十分親密。

却說甘瘤子父子歸家，聽說自己女兒和桂武走了，倒不甚在意。聽到末尾，來了一隻黑鷹，將自己母親的拐杖抓去，並翅膀拂傷了母親的左眼；知道是金羅漢差鷹來救的，便氣得暴跳如雷，恨不得抓着金羅漢拚命！祇因知道自己的本領，不是金羅漢的對手；現放着師兄董祿堂是榜樣，祇好勉強按納住火性！甘二媵年老的，受了這次大驚嚇，心裏加上一氣，不到半月，便嗚呼哀哉死了。甘瘤子既和尋常人一樣住家，不能不發喪守制，就把這仇恨，延擱下來。有一天，他師叔四海龍王楊贊廷來了。甘瘤子將金羅漢呂宣良，屢次如何欺負，啞啞派人，添枝帶葉的說了；有意激怒楊贊廷。果然把楊贊廷激得要去找呂宣良，替啞啞派出氣。不知找着了沒有？出了氣沒有？且待第十二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上回極力描寫甘二媵之如何勇猛，及鐵拐杖之如何神奇，至甘聯珠雙刀護頂，閉目待死時，真令人代爲急煞！迨讀至本回呂宣良之神鷹忽至，鐵拐杖飛去半天，則又令人代爲喜

煞！此段文字，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

甘聯珠見陳繼志其來突如，即暗將鐵尖鞋套在足上，預爲戒備；足徵女子之心較男子爲細，非過慮也！

紅姑族人，因覬覦陳友蘭遺產之故，逼醮誣控，無所不用其極；計既不售，復扮盜圖劫，必欲置繼志於死地；心狠計毒，勝於豺豹矣！及既爲棲霞所制，紅姑非但不加懲創，且盡斥釋之；大度能容，洵佛家慈悲之懷，善哉善哉！

在下本來想再把近代俠義英雄傳裏面，抄寫出幾節很動聽的情節，給諸位增加一些看書的興趣；但是我把全書翻來覆去，看過了一回，覺得他包羅得很廣，精采的地方，實在指不勝屈；在這樣寥寥數行的空白，假使把全書寫出來，這是決不能夠的事，就是揀幾段出來寫，掛一漏萬，仍是不免。諸君假如看了上集近代俠義英雄傳裏的幾段情節，很覺得有興味；在下不妨在世界書局發行之其他武俠書裏，再行摘錄幾段很有趣的情節來助興，諸君若要看到怎樣有趣的情節，請閱下回空白說明。

第十二回 跛叫化積怨找仇人 小童生一怒打知府

話說甘瘤子因怕自己敵不過呂宣良，有意激怒他師叔楊贊廷。楊贊廷果不服氣，向甘瘤子說道：「呂宣良現專一和我崆峒派人作對；我等要圖報復，也不必定要處置呂宣良。祇要是他們鍊氣派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我等遇着了，就得收拾他，就算是報復了！呂宣良那個老鬼，實在難惹，從來也不會聽說有人討了那老鬼的便宜！他又沒一定的住處，找尋他極不容易！但是他的徒弟雖少，黨羽却是很多；我等能將他的黨羽多做翻幾個，使那老鬼聽了，氣也得氣個半死！」甘瘤子道：「小姪原也是這般打算！就因為他們的黨羽太多，恐怕敵不過他們人多勢衆，弄巧成拙！老叔也是沒一定的住處，臨時想求老叔相助一臂，也是沒處找尋！」楊贊廷道：「你有為難的時候，不待你來相求，我自然會來給你助場！」甘瘤子知道楊贊廷的本領，在崆峒派中，無人及得；雖遠隔數千里，他能朝發夕至；並且精通易數，千里以外的吉凶禍福，一捏指便知端底！相信他說了來助場，臨時是不會失約的！楊贊廷去後，甘瘤子便隨時隨地，存心和鍊氣派人作對；祇苦沒有適當的機會。

他自從收了常德慶這個徒弟，心中十分得意！常德慶也肯下苦工研鍊，不消十年，已盡得了甘瘤子的本領。終日裝作叫化，到各處晒盤子，做眼線，探實了有够得上下手的富戶，夜間就去劫取。不過，甘瘤子這種強盜，比較綠林中的強盜，本領自是高的多，就是舉動，也比較的光明，雖一般的劫取人家財寶，

却有許多禁忌，不似綠林強盜的見錢就要；正當當的商人，拿出血本做買賣，便賺了十萬八萬，他們做獨腳強盜的，連望也不去望；讀書行善的，和務農安本分的人家，不問如何富足，他們也是不去劫取的；有時不會探聽明白，冒昧動手劫了來；事後知道劫錯了，仍然將原物退回去。平日所劫來的財物，總有一半，用在周濟貧乏之上頭；所以江湖上稱他們這種強盜，也加上一個俠義的名目。那時兩湖的綠林，沒一個不知道甘瘤子，也沒一個不敬服甘瘤子。所以羅山的大水盜，大家呼爲焦啓義和彭四叫雞，劫了常德慶的鏢銀，甘瘤子一去討鏢，立刻便全數退回。至於彭四叫雞對護船兵士說的那派話，不過是自己要顧面子，有意把常德慶的本領提高，才顯得自己被斷掉一條臂膊，不是敗在沒本領的人手裏；後來甘瘤子去說，更知道既有甘瘤子出頭，鏢銀不全數退回，是不行的；祇反說看那刀的分上，退還一半；看甘瘤子的情面，退還一半。這是他們江湖上做順水人情，結交有本領人的一種手段！果然，常德慶就這回事，對於焦啓義、彭四叫雞一干人，很發生一種好感，成了不同道的至交。

於今且說：常德慶這日，治好了陸鳳陽之後，作辭出來，心中甚是高興。暗想：這番鍊氣派人的錯處，給我拿着了！哈哈！你們鍊氣派人，常自誇義俠，能救困扶危，不侵害良善，却用梅花針，死傷這許多農民，平瀏兩縣人，爭水陸碼頭，與你們當劍客的，有何關係？無知農民，又豈是你們當劍客的對手？一霎時，教無辜農民，死傷幾百，問心如何能安？道理如何能說得過去？但不知這事，是那一個沒天良人幹出來的？我且把這人查明出來，再由師父出頭，邀請江湖上豪傑，評評這個道理！常德慶走到金家河，裝作叫化的，

挨家窺探。祇聽得家家戶戶談論的，都是說萬二獸子，倒有一個這們英雄的義子，能替我們平江人爭氣。我們這回，本來已是輸的不可救藥了，虧得這義拾兒來找萬二獸子，不知他使的甚麼神通，祇見他將衣一擄，兩手一揚，那些瀏陽蠻子，自會一個一個的，紛紛倒地。聽說羅隊長已親到萬二獸子家，看這義拾兒去了。常德慶聽一般人的言語，大都如此。正想去萬二獸子家，看這義拾兒，是怎麼一個人物？忽見迎面來了一大羣的人，走前面的，是幾個壯健的農民，中間一個體格魁梧，氣象英武的漢子，年紀約在五十以外，右手挽着一個丰采韶秀，態度雍容的美少年，旋走旋說笑，很露出得意的神氣。後面跟着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也是農民模樣，相貌慈祥和藹，一望就知道是個很老實的人，笑容滿面的，和最後幾個壯健農民說話。常德慶做個全不在意的，立在旁邊，心裏已料定那五十多歲的漢子，必是一般人口裏說的甚麼羅隊長，美少年必就是使用梅花針的人，這老頭不待說，是萬二獸子了。立在旁邊，等一羣人走過，即回身緩緩的跟着，不一會，跟到一所莊院，一羣人都進莊院去了。

常德慶看那莊院的形勢不小，約莫有七八十間房屋，四周樹木叢密，團團圍住，和一座木城相似。進莊門的一條道路，用小石子鋪着，兩旁並排栽着數十顆傘蓋一般的檜樹，倒很是一個富厚人家的氣派。常德慶心想：這們一個書生模樣的美少年，倒看不出他有這們狠毒的心腸，看他的氣度顏色，不必打聽，就可斷定他是崑崙鍊氣派的弟子，不過，我曾聽得師父說：呂宜良平生祇有兩個徒弟，年紀都有六七十歲了；呂宜良並不許他的徒弟再收徒弟，這小子決不是他這一派的弟子。我何不趁此去試試

這小子的本領，看是怎樣？想罷，即一偏一點的，向莊門走去。才挨進莊門，便見義捨兒在前，羅隊長在後，滿面堆歡的迎了出來。義捨兒朝着常德慶拱拱手，開口說道：「小弟雖是肉眼，卻能認出老哥是個非常人物！請不必再以假面目相向！小弟今日借花獻佛，敬邀老哥進裏面，痛飲三杯！」常德慶見義捨兒這般舉動，心中老大吃了一驚！正待再裝出不承認的樣子，那羅隊長也走過來一揖到地的說道：「我本是一個俗子，不識英雄！承楊公子指示，才得拜識山斗，倘蒙不嫌簡陋，請進去胡亂飲幾杯薄酒。」常德慶知道再隱瞞不住，不進去，倒顯得胆怯！祇得也拱了拱手道：「知道兩位在趙家坪，替平江人建了大功，將瀏陽的小百姓，殺了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瀏陽那些該死的小百姓，不知迴避，應得受這般慘劫，死的不虧！我特地前來賀喜，也正想討一杯喜酒喝！」說完，進了莊門。楊羅二人讓常德慶踱進廳堂，堂上已一字擺好了兩桌筵席。羅傳賢推常德慶首座。常德慶指着楊天池哈哈笑道：「他才是應當首座的！我有何德何能，敢當這般敬意？剛才聽老兄稱呼他楊公子，他尊姓楊，我是知道了；還沒請教台甫，是怎生個稱呼？」楊天池聽了常德慶這種輕慢的話音，和見了這種疎狂的態度，心裏很有些納悶，不知常德慶是種甚麼來意？在路上遇見常德慶的時候，雖曾看出是一個有本領人喬裝的樣子，却想不到是和崑崙鍊氣派有宿怨，特來尋仇的。祇因楊天池在清虛觀，年數雖不算少，但從不曾聽自己師父說過與崑崙派有嫌怨的話。並且崑崙派的董祿堂，敗於呂宣良之手，在崑崙派人以為是莫大之恥辱；而在崑崙派中人，並不當作一回事。呂宣良救桂武夫婦出來，鷹翅拂傷了甘二妹，甘瘤子更以為

是有意來欺侮崑崙派人；在崑崙派人，也沒人將這事放在心上。所以楊天池絕未想到常德慶，是存心來和自己作對的！既是沒想到這一層，便以為常德慶的輕慢疎狂，是其本性；江湖上有本領的人，性情古怪的很多，不足為奇！當下仍是很客氣的，直說了自己的姓名，和這番助陣的原由，並表明自己因沒有殺人的心思，才用梅花針，原祇打算使瀏陽隊裏，略略受點兒輕微的傷；不料自己這邊的人，得勝就反攻起來，一些兒不肯放鬆；及至自己去搶鑼來打，已是死傷的不少了！常德慶聽了，又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這祇能怪瀏陽人，太不中用！楊公子一時高興，和他們開玩笑，他們就承當不起！而且死傷的數百人，至今還沒一個知道是受了公子爺的恩惠呢！」楊天池一聽常德慶這般言語，估料是想來替瀏陽人打不平的；登時臉上氣變了顏色，答道：「你是那裏來的？怎這般不識抬舉！你公子爺便殺死幾百人，與你何干？由得你當面搶白我！你姓甚？變你有本領，替瀏陽人打不平，儘管使出來！你公子爺懼怯你，也不算好漢！」常德慶並不生氣，仍是笑嘻嘻的，把頭點了兩點，說道：「了不得！好大的口氣！公子爺心裏想殺人，莫說幾百個，便是幾千幾萬，也祇怪那些人命短！公子爺又不曾殺我，自然與我無干！我是一個當乞丐的人，怎敢說替瀏陽人打不平，在公子爺面前使本領？公子爺莫怪！乞丐那有姓名？更如何識得公子爺的抬舉？」羅傳賢見二人說翻了臉，心裏也有些恨這叫化，竟像有意欺侮楊天池，專說些挖苦譏嘲的話。雖會聽楊天池說這叫化，是有本領人喬裝的；但看了這形容枯槁，肢體不完的樣子，並不大相信楊天池沒看走眼。以故同楊天池出來迎接的時候，直說出自己不認識，因楊公子是這們

說，才肯出來迎接的意思來。此時見楊天池發怒，也正色向常德慶道：「彼此都是初會，大家不嫌棄，客客氣氣的，也算是朋友交結一場！」常德慶不待羅傳賢說下去，已雙手抱拳，打了一拱道：「領教，領教，改日再見！」說時一轉眼，便不見這叫化的影子了！羅傳賢吃了一驚，忙回頭向楊天池問：「怎麼祇見楊天池橫眉怒目的，向堂下大喝一聲道：『賊丐休得無禮！且睜眼看清我楊某是何等人，再來搗鬼！我和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用不着認真較量！你若真要替瀏陽人打不平，須得光明正大的，同上趙家坪去！」楊天池喝聲才畢，就聽得那叫化的聲音答道：『好的，我也明人不做暗事，三日之內，我邀集江湖豪傑，約期和你說話！我姓常，名德慶。』說到這裏，音響寂然，把個羅傳賢驚得呆了半晌，才問楊天池道：「這叫化不是個鬼怪麼？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他的影子，却又聽得他的聲音說話呢？」楊天池道：「並不是鬼怪。他想用隱身法，瞞過我的眼睛，出不意，飛劍殺我。既被我識破，祇得把話說明。此時是確已走了。我這回本待在我義父家裏，多盤桓兩日，剛才這常德慶，既說明三日之內，要邀集江湖上豪傑，向我說話，這事來得太稀奇，我不能不作準備！承先生的情，下次再來叨擾，我此刻不能在此耽延了！」羅、楊二人出外迎接常德慶的時候，萬二馱子避在旁邊房裏，此時才出來，聽了義拾兒說就要走，心裏捨不得！楊天池祇得用言語安慰了一番，別了羅傳賢，送萬二馱子回家，方急匆匆回到清虛觀。這時候的柳遲，還不曾進清虛觀。清虛道人正收了向樂山做徒弟，才帶回觀中。清虛道人收向樂山的一回故事，凡是年紀在七十以上的平江人，十有八九能知道這事的。在下且趁這當兒，交待一番，再寫以下爭水陸

碼頭的事，方有着落。

向樂山是平江人。兄弟三個，他最小。他大哥向閱賢，是羅慎齋的學生。學問極其淵博，二十二歲就中了進士。羅慎齋極得意他，看待得和自己兒子一般。二哥向會賢，年紀比樂山大兩歲，就由向閱賢教着二人讀書。這時會賢十歲，樂山八歲，八股文章都成了篇，并做得很好。向閱賢便帶着兩個兄弟，去考幼童。縣考的時候，會賢、樂山都取了前十名。在平江縣應過縣考，就在岳州府應府考。那時岳州府的知府，是一個貪婪無厭，見錢眼開的捐班官兒。投考的童生們，不送錢給他，無論你有多大的學問，莫想能取前十名！這知府在岳州任上，照例是富厚之家的子弟，按着財產的多少，定這前十名的次第。巴平、臨、華四縣，有才無財，受了委屈的童生們，曾起鬨鬧過一次。無奈知府的神通廣大，一些兒不曾鬧出結果來！向樂山家裏貧寒，兄弟們又都仗着一肚皮的學問，一則無錢可送，二則不屑拿錢去買這前十名。所以發出榜來，前十名仍舊是一班闊人的子弟佔了！在會賢、樂山兩個，年紀輕，名心淡，就沒取得前十名，也不覺得怎麼難過！惟有一般懷才不遇的，一個個牢騷滿腹，和向閱賢有交情的，都跑到向閱賢寓所來，爭着發出些不平的議論。其中有一兩個性情激烈的，酒酣耳熱，就狂呼像這種知府，應該大家去將他打死，方能替我四縣有才的童生出氣！這幾句醉後狂言，說出來不打緊！向樂山在旁聽了，小孩子的頭腦簡單，就以爲這種知府，是不妨打死的。當下也不和他大哥說，祇將他二哥向會賢，拉到外面，悄悄的問道：「剛才他們那些人說的話，二哥聽了麼？」向會賢道：「他們不是罵知府嗎？怎麼沒聽得呢？」

向樂山道：「他們都說這種知府，應該打死，我們兩個何不就打死他，又可以替四縣人出氣，又可以顯得我們兄弟比別人家強！」向會賢的性格，和向樂山差不多，都是膽量極大，一些兒不知道畏懼。便點頭答道：「去打他沒要緊！但是他住在衙門裏面，門房不教我們進去，如何能打得他着呢？」向樂山道：「我們進去打他嗎？那怎麼使得？我們站在衙門外面等他，他出來打我們面前經過，我們就好動手了！」向會賢搖頭道：「不行，不行！他出來，總是坐轎子，四個人抬着；前前後後，還有好多人同走。我們祇兩個人，又沒有兵器，那裏打的過他們人多？不是白送給他們拿住嗎？」向樂山笑道：「二哥怎麼這般老實？他坐轎子，又沒有門關着，轎子兩邊，都是玻璃，一打就破。他們若知道我們站在那裏，是去打知府的，有了防備，我們就打不着，得白給他們拿住！出其不意的去打他；他坐在轎裏，不能避讓，一石頭就打得個正着！我最會打石頭，又打的遠，又打的中；我兩人手裏，一人拿一塊石頭，祇等知府的轎子一出來，對準轎子裏，兩塊石頭，一齊打去，打在他臉上，就不死也得受傷！」向會賢連連點頭道：「這法子倒也使得！我們去和大哥說，要大哥也去一個，他的力比我兩人大些！」向樂山慌忙止住道：「使不得！大哥知道了，決不肯教我兩人去！二哥還想他也同去嗎？這事祇我兩人去做，甚麼人也不能給他知道！萬一傳出了風聲，事還沒做，知府已有了防備，不是糟透了嗎？」向會賢道：「不給外人知道可以！連大哥都不給知道，祇怕有些不妥，事後我怕大哥罵我，算了罷，我們不要去打了！」向樂山不高興道：「你胆小害怕，不敢去，就不要同去！我一個人去，也不愁打不着知府！不過你不去，不要對大哥說，祇算是你不知道，

「大哥決不會罵你！」向會賢道：「你要去，我爲甚麼不去？好！就同去罷！」向樂山這才歡喜了。

各人尋了一塊稱手的磚頭，同到知府衙門的對面，站着等候；街上來往的人，也沒一個注意到他二人身上；因二人都是小孩子，小孩子玩石塊，是件極尋常的事，誰來注意呢？二人等了半日，不見知府出來，悶悶的回家。過了一夜，次日吃了早飯，又同到昨日等候的地方站着。向會賢以爲兩個兄弟，到街上玩耍去了。小學生平日受先生拘管的極嚴，一到了考試的時候，照例都得放鬆些兒，謂之暢文機。因恐拘管嚴了，進場文思不暢，所以會賢兄弟出外，閱賢并不過問。這日也可說是合當有事，會賢、樂山沒等到一刻工夫，那個倒霉的知府，果然乘着藍呢大轎，鳴鑼呵道的出來了。向樂山用胳膊，挨了挨他二哥，教他准備的意思。轉眼之間，轎子到了跟前；向樂山舉起那塊半截火磚，隔着玻璃，對准知府的頭打去。祇聽得嘩喇喇一聲響，玻璃破裂，那半截磚頭，從玻璃窟窿裏，直鑽進去，落在知府的臉上；連鼻梁上架着的一副墨晶眼鏡，都打碎了；臉上也擦破了一塊油皮。虧得那知府的眼皮雖薄，臉皮却厚，這一點點浮傷，不關重要；祇是這一驚，却非同小可！口裏不由得大呼了一聲「哎呀」！接着用兩腳在轎底上幾蹬，一疊連聲喊：「刺客！刺客！」向樂山見祇自己的一塊磚頭打去，會賢的磚頭，還握在手裏不敢打；急得望着會賢，蹀脚道：「快打！快打！」向會賢畢竟胆量小些，不敢動手；向樂山氣不過，手一奪過那塊磚頭，正待再補打一下。那知府前後隨從的人，先聽得玻璃響，又聽得喊「刺客」，那敢怠慢！立時將街上行路的人，順手抓了幾個，却沒一個疑心向樂山兄弟。還是那知府眼快，見向樂山從向會賢手裏奪磚頭，舉起來要打；

這時轎子已經放下，連忙鑽了出來，欺向樂山是個小孩子，就自跑過來擊。向樂山也不打算逃走，不慌不慌的，對准那知府的頭，又是一磚頭打去，正打在知府的肩頭上。隨從的人，至此方看出刺客就是這兩個小孩，都跑過來拿。向樂山大喊道：「兩塊磚頭，都是我一個人打的，與我二哥無干！你們不要拿他！」向曾賢雙手把向樂山拖住，說道：「我弟弟年紀輕，他沒動手，是我打的！你們把我拿去就是！」知府一面揉着肩頭，一面怒說道：「兩個都給我拿住！看還有同黨的沒有？」當時走這條街經過的人，共拿了十多個。知府不敢再坐轎子了，也不再往別處，隨即步行回衙，親自提訊這兩個小刺客。向樂山不待知府開口，即高聲說道：「我是考幼童的向樂山，因恨你貪財，將府前十名，都賣給有錢的人，無錢的人，便做得極好的文章，也取不着前十名，投效的人人怨恨，我忍不住，特來打你！我二哥不教我來，我不聽，二哥不放心，就跟我同來，他並沒動手，你快把他放了！」知府見向樂山說出這樣的話，疑心有主使的人。一點兒不動氣，反和顏悅色的說道：「你打的，他打的，都不要緊！你祇說我貪財，把府前十名，賣給有錢的人，這話你是聽了甚麼人說的你說出來，連你也一同放出去！」向樂山道：「投效的童生，人人是這們說；我兩個耳朵，聽得不要聽了！也不記得說的人姓甚麼，叫甚麼名字！」知府是一個奸猾透頂的人，見向樂山說話這般伶俐，料知騙不出主使的人來，祇得暫將二人收押。那時正在太平世界，知府的尊嚴，還了得！居然有人敢去行刺，而行刺的又是兩個小孩！這事情一出，不到半個時辰，即哄動了滿城！向閱賢在寓所，不見兩個兄弟回來吃午飯，心裏正是有些着慌。一聽了這消息，慌忙託人去府衙探聽，

兩個小刺客，果是自己的兩個小兄弟，祇把個向閱賢急得走頭無路，四縣受了委屈的童生們，就無一個不拍掌稱快！反找着向閱賢恭喜，說道：向閱賢有這們兩個有胆氣的兄弟，不但替平江人爭光不少，連巴陵、臨湘、華容三縣的正氣，都仗這兩塊半截磚頭，扶持起來了！向閱賢聽了這些恭維話，嚇得搖手不迭！不知是何緣故？且待第十三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此數回敘崆峒練氣二派積怨之由，並爲崆峒人物略張聲勢，如楊贊廷、甘瘤子、常德慶輩，亦有非常之才。然後於下文二派角逐時，方有奇文可寫，否則以卵擊石，人早知其不敵矣。安有奇文奇事，足供吾人之欣賞哉？

余童年稍諳弈法，輒勦友對局，以消永晝。兩陣既列，車馬斯驟，子聲丁丁然，幾廢寢食。顧每戰輒北，而友則一局既罷，必推枰欲起，若甚不耐者。余哀之不已，始重整旗甲，然勉強之色，浮溢眉宇矣。一日，有客造訪，見方弈，屏息側視。余屢屢北，客哂曰：螳臂安足當車輪！因自請與友角。友勉諾。日中布局，及夕未輟，友亦津津若有餘味焉。余乃知才力相匹，然後可以言敵。余之弈，與友相差懸殊，宜乎友之不屑對壘也！今讀奇俠傳，而知向君蚤洞此旨。故于盛寫甲方之後，復從而渲染乙方，使均勢既成，乃信筆揮寫，則無往而非奇文奇事矣！

中段敘常德慶有意挑釁，說話語語尖刻，使人難忍，以明此次釁端之肇，非楊天池之罪也！

下半回入向樂山傳，樂山以垂髫之年，而具石擊知府之膽，真可與秦庭、七博、浪推，後先輝映，豈能

因其童豎而目爲無知哉！

捐班官兒本不知文章爲何物，一旦主持考政，正苦無術論衡，得孔方兄代爲評次，確屬大公四邑童生不自恨無財，而怨知府貪婪，亦可謂不達世務者矣！

『上略』話說朱鎮岳跟着雪門和尚到報恩寺，雪門和尚早已預備了一間靜室，給朱鎮岳住；先教朱鎮岳做了三個月內功，隨後拿出一把檀木劍來教朱鎮岳擊刺，寒暑不輟的，專練了三年，才拿出把三尺長的鋼劍，給朱鎮岳道：「你的功夫已經上身了，這把劍是我專練了給你的，還不曾開口，劍口是須用劍的本人親磨開的，用時才能合手；明日的干支是庚申，正好磨劍，你今晚將身體沐浴乾淨，我雲房裏有座膽瓶，瓶內是龍泉井的水，你等到天一交子時，向西方叩齒四十九通，將磨劍呪語默念一遍，然後以劍蘸泉水，向石鼓上以意會神，以神攝氣，磨一遍，試擊一遍，以圓活稱手爲度，這劍我練了十年，一百斤馬蹄鐵，才練成十兩，加以十兩烏金，十兩銀屑，才練成這十五兩重的劍，雖不能與古時的莫邪干將比鋒利；然在今時，祇怕遍中國也找不出第二把這麼剛柔相濟的劍來。」『下略』

上面所寫的一節，係在不肖生著江湖小俠傳裏面抄寫出來的，此書在各省世界書局發行。

第十三回 羅慎齋八行書救小門生 向樂山一條辮打山東老

話說向閱賢見一般受了委屈的童生們，反來說恭維兩個小兄弟的話，來不及的揚手，止住大家的話頭，說道：「依諸君的話說來，我等竟成了主使的人，竟是謀反叛逆的人了。這還了得！我平日率弟不嚴，以致他二人做出這種犯上作亂的事，我已是不容於死！諸君不以大義見責，反來縱惡長傲，我家這番滅門之禍，就是諸君這些話玉成的！」衆童生見向閱賢的臉上，如堆了一層濃霜，又說出這些詞嚴義正的話，在那君主時代中，這些話極有力量，極有分兩，那裏敢回說半字！一個一個面上無光的走了。向閱賢見那些童生走後，即忙提筆做了一紙呈詞，自認教督無方，以致兩個小兄弟，敢做出這種犯上作亂的事！求知府念兩個小兄弟的年紀小，將應施行的處分，移到他自己身上，以爲天下後世督率子弟不嚴的鑒戒！這紙呈詞遞進去，也沒批駁，也沒准行。向閱賢自縛到知府衙門請收押，想抵出兩個小兄弟來，知府竟推病不出，也不收押向閱賢。向閱賢兄弟，被收在監裏，十多日不曾審訊。第二次，向閱賢見請代，不許，祇得去求他老師羅慎齋。那時羅慎齋，正掌教嶽麓書院。向閱賢去訴了情由，問羅慎齋：能否設法救出兩個小兄弟？羅慎齋生成的古怪脾氣，生平第一厭惡的，就是貪官污吏。岳州府知府的不法行爲，羅慎齋久已知道了個詳盡，祇怕自己沒能力參奏他！聽了向會賢兄弟的舉動，口裏不便說稱贊恭維的話，心裏實是痛快到了極處！莫說向閱賢還是自己的得意門生，義不容辭的，應設法去救

二小刺客出獄，便是絕不相關的人，祇要是像這們小小的年紀，能有這大的魄力，幹出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羅慎齋但有一分力量可盡，也決不忍袖手旁觀！當下也不對向閱賢說甚麼，祇教向閱賢放心，包管那知府，不僅不敢傷損你兩個兄弟的一毫一髮，並且連小攷的場期，都不致於耽誤！

羅慎齋說這話，有甚麼把握，能如此負責任呢？原來這一任的學差，也是羅慎齋的門生。羅慎齋等學差一到，就寫了一封詳細的信，教人送去。學差接了老師的信，心裏也恨那知府不過。官場中的習慣：科甲出身的官，最是瞧捐班出身的官不起！那怕捐班出身的名位，在科甲出身的以上，捐班官每每受科甲出身的奚落；若是捐班官名位低微的，更是沒有討好的希望！那學差讀過羅慎齋的信，也懶得和知府說甚麼。直到入場唱名的時候，唱到向會賢，沒人答應。學差忽教唱名的停住，問怎麼向會賢不到？知府見問，連忙出席陳說事故。學差故意沉吟了一會道：「攷試是國家大典，且放向會賢兄弟出來，攷試過了，再治他們的罪不遲！」學差說了，隨呼向會賢兄弟的領保，問兩兄弟的年齡。領保照實說了。學差哈哈大笑：「黃口小兒，那裏就知道作刺客！快放他們出來，到這裏當面攷試，若文理不清，更得重辦！」知府不敢違抗，祇得將向會賢，向樂山，都提到學差跟前來。學差見二人，都生得清雋可愛，然心裏有些不相信，這一點兒大的小孩子，就通了文墨。從來攷幼童，都是提堂號考試，為的是怕人槍替。這回學差更是注意，把向會賢兄弟，坐在自己公案旁邊，另外出題考試。沒想到向會賢兄弟，都是提筆就寫，和謄錄舊文一般。向樂山交頭卷，向會賢接着交第二卷。學差已是吃了一驚，及看二人的卷子，寫作俱佳。向

樂山更是才氣縱橫，字也是秀骨天成。不禁擊節歎賞！暗想：怪不得沒取得前十名，心裏不服，氣得打起知府來了！二人交卷了好一會，才有第三人交卷上來。照例交了卷，就可出場。學差却將二人留在裏面。等大家出了場，學差打發人，將向閔賢請來，備辦了一桌酒席，邀了挨打的知府，教向會賢，向樂山兄弟，對知府叩頭陪禮。學差笑向知府道：「從此他兩兄弟，是貴府的門生了！本院替他們講情，既往的事，望貴府大度包容了罷！他兩兄弟前途遠大，將來受貴府栽培的日子，固是很長，而報答貴府的日子，也很在後面！」向閔賢也連忙對知府叩頭。知府知道向閔賢是個花衣進士，又是羅慎齋的得意門生，更和這任學差同年，早已料到這回的侮辱，沒有雪忿的希望。學差既肯這般說情，向閔賢又叩頭陪了禮，也算是給面子的了；若不見風轉舵，恐怕連這樣的便宜，都討不着！當下連忙答了向閔賢的禮，又謝了學差，反高高興興的，在酒席上對向會賢兄弟，問長問短，一樁驚天動地的大案子，就是這們杯酒合歡，談笑了事。向會賢、向樂山都是這回入了學。

祇是向樂山入學之後，心中十分忿恨自己的兩手，太沒有氣力，以致兩磚頭，不曾將知府打死！因此想鍊習武藝。平江人本來尙武，不知道拳棍的人家很少。越是大家庭，牆壁上懸掛的木棍越多。向家因是世代讀書，不重武藝，所以向閔賢兄弟，皆不曾練習。於今向樂山既是想習拳棍，向閔賢便聘請了一個有名的拳教師，來家教兩個兄弟。但向會賢的體質，比向樂山生得孱弱，性情又不與武藝相近，練了幾日，身體上受不了這痛苦，就不肯練了！向樂山却是朝夕不輟的，越練越覺有趣味！如此苦練了一年，

真是生成的美質，每和教師打起對子來，教師略不留神，就被向樂山掀翻在地。再加練習了半年，教師簡直打不過樂山，自願辭館不教了。向閱賢託人四處訪求名師，陸續請來好幾個，沒一個打進場不跌的。於是向樂山就沒有請得好師傅，祇得獨自在家研練。這時他的年紀，已有一十三歲了，辮髮也有了尺多長。他忽然想到這辮髮，垂在背後，將來結長了，和有本領的人，動起手來，很不方便，並且有時跑起來，辮尾若是掛在甚麼東西上面，更是討厭！拳術裏面，有一種名叫順手牽羊的手法，就是利用人家的辮子，順手牽住，往懷中一帶，被牽的，十九牽得頭昏眼花！他打算把辮子割了，又因有一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之戒，不敢割下來。想來想去，就想出一個練辮子的方法來：他懸一根粗麻繩在屋梁上，辮尾就結在麻繩上，硬着脖子，將身體向前後左右，一下一下的倒過去。初練的時候，麻繩懸的高，便倒的不重，後來麻繩越放越長，身體便越倒越重，是這般不顧性命的，蠻練了兩年，那怕合抱的樹，祇須把辮尾往樹上一縮，向樂山一點頭，那樹即連根拔了出來。辮尾結着一大絡絲線，有時和人動手，向樂山將絲線握在手中，朝着敵人頸上攢去，一繞着就將頭一偏，敵人身不由己的，一個跟頭栽過了這邊。向樂山自從這本領練成後，更沒人敢和他較量，他因為遇不着對手，在家悶氣，不過心想：平江的地方太小，當然有本領的人不多，我何不去外州府縣，游行一番？必然有本領高似我的人物，計算已定，即對向閱賢說明了出外尋師訪友的意思。向閱賢自免不了有一番叮嚀囑咐。

向樂山知道瀏陽人的性質，也和平江人一般的，歡喜武藝。從家中出來，即向瀏陽進發。平瀏本是連

界的；行不到幾十里，已進了瀏陽縣境。向樂山因抱着尋師訪友的目的，不能和趕路一般的快走，裝作游學的寒士，到處盤桓。一日，走到一處極大的莊院，看那莊院的規模，知道是一個很富厚的人家。祇見東西兩個八字大牆門，中間隔着一塊青草坪，兩個大門外面，都有上馬的石墩，拴馬的木椿，大門雖開着，却不見有人出入。向樂山走進東邊大門，見右首一間房的門框上，掛着一塊「門房」兩字的木牌子。暗想：鄉村中的莊院，一不是衙門，二不是公館，如何用得着甚麼門房呢？這不待說是一個歡喜搭架子的鄉紳！這種肉麻的鄉紳人家，料不會有了不得的人物在內！向樂山心裏這們一想，便不打算進去了。正折轉身，待退出大門，門房裏忽跳出一隻大黑狗來，對着向樂山狂吠。接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健漢，也從門房裏伸出頭來，大聲喝問道：「喂！你來這裏找誰的？」向樂山見有人問，祇得停住腳，答道：「我不找誰，我是來這裏游學的。」那漢子欺向樂山年紀小，不像個游學的，也和那黑狗一樣，跳了出來，問道：「你游甚麼學？游的是文學呢，還是武學？怎麼進大門就走？」向樂山笑道：「我文學也游，武學也游，進了大門，才知道走錯了人家，所以不停留的就走。」那漢子跑過來，一手將向樂山拉住道：「你且慢走，等我搜搜你身上看！我剛才在房裏打盹，不知你從甚麼時候進來的，祇怕你這東西，已進了裏面，見沒有人偷了甚麼，揣在身上！」說着，想動手來搜。向樂山也不動氣，祇攔住那漢子說道：「你何以見得我進了裏面，偷了甚麼？你若搜不出甚麼來，該怎麼辦？」那漢子道：「搜不出甚麼，就放你走，有甚麼怎麼辦！你既是游學的，到這裏來，如何謂之走錯了人家？我們家的老爺，少爺，從來不輕慢遊學的，文有文

「那邊還有一個教習嗎？」那漢子望着向樂山出神道：「我聽你說話的口音，並不是外路人怎麼連我們這裏的大老爺和二老爺爭勝的事，都不知道咧？」向樂山覺得很希奇的問道：「大老爺甚麼事，和二老爺爭勝？你可以說給我聽麼？」那漢子道：「這話一言難盡！你既不知道，不問也罷了！不過我看你是個借遊學討吃的人，也可憐！若不知道我們這裏的情形，進去說錯了話，必不討好！我大概說點兒給你聽了，並教你幾句話，進裏面去說，包你能混幾天飲食到口！若你的運氣好，還說不定可得幾百文盤纏！」向樂山暗自好笑，連忙點頭應道：「老弟真是個慈心的好人，肯如此幫扶我！請你快說罷！」那漢子見向樂山呼他老弟，以為果是比自己的年紀大，當下欣然說道：「我老爺姓陶，名守儀，二老爺名守信。老太爺做過一任知府，才去世沒幾年，大老爺和二老爺就分了家。雖在這一箇莊院，却隔離了是兩戶人家；一家都有兩個少爺，都聘請了一個文先生，一個武教習。兄弟都存心要爭強奪勝。你進去祇說二老爺那邊，如何鄙吝，如何待人不好；怪不得外人都傳說大老爺是個疏財仗義的豪傑，果是名不虛傳！大老爺聽了你這種說法，必然歡喜。你知道是這們說麼？」向樂山點頭道：「說是不難說，但是我並不會去過那邊，怎麼能知道那邊的壞處呢？」那漢子晃着腦袋笑道：「大老爺又不會盤問你，何必定要去過那邊呢？」向樂山笑道：「那就是了！」別了那漢子，直往裏面走。

向樂山祇想見周敦五，看從山東聘來的教師，是怎樣一個人物？走到裏面大廳上，故意高聲咳嗽了一下。即有一個十六七歲小夥子，走了出來，問向樂山找誰。向樂山看那小夥子的裝束，像一個當差的

模樣；遂答道：「來看周教師的。」小夥子裝腔作勢的，翻起一對白眼，望了向樂山一望，待理不理的道：「帶手本來沒有？」說時，隨高聲朝着下面門房罵道：「怎麼呢？門房裏的人死了嗎？不問是人是鬼，也不阻擋，也不上來通報一聲，聽憑他直撞進來。這還成個甚麼體統？」向樂山看了小夥子那般嘴臉，心中已是老大的不快！見問自己要手本，更要開口罵了，聽了這一派話，那裏還忍耐得住呢？也懶得說甚麼，提着辮絲線，對小夥子肩上攢過去，跟着把頭一偏，小夥子哎唷都不曾叫喊得出，騰空一個筋斗，蹣下來，直挺挺的，倒在丹墀裏，祇聽得拍達一聲，竟跌得昏死過去了！向樂山不由得吃了一驚，心想：這小子，怎這般禁不起跌？若就是這們死了，我豈不是遭了人命官司嗎？這種東西，也教我替他償命，未免太不值得！好在還沒人出來，他們又不認識我，不趁此逃走，更待何時？那敢怠慢！拔步往外就跑。剛跑近大門，裏面已有四五個漢子，大呼追了出來，一片聲喊：拿住！不要放走了兇手！向樂山跑到青草坪中，忽然轉念一想：打死了人，像這們逃跑是不對的！夜間沒人看見，他們追不上，不愁逃不了！此時正在白天，我在前面跑，他們跟在後面追，我逃到那裏，他們追到那裏，這如何能逃的了！且就這一片好草坪，將追的打發了，方能從容逃走！當即回身立住。

看追來的四個壯健漢子在前，年紀都是三十上下；一個年約五十來歲，身體高大的在後。看那人眉目間帶幾分殺氣，精神分外充足；行路的腳步，甚是穩重；估量着就是教師周敦五。走前面的四人，趕到切近，彷彿有些疑惑：兇手不是向樂山。都用眼向各處張望了一轉，才對向樂山喝問道：「就是你這東

西，打死了人麼？」向樂山還沒回答，後面的那人已大聲說道：「就是這小子！快上去給我拿住！」向樂山聽那人說話，果是北方口音，斷定是周敦五了。四人一齊搶過來，伸手拿向樂山，都以為這一點兒大的小孩，捉拿有何費事？並且各人皆知道些拳腳，那裏把向樂山放在眼裏？不提防向樂山等他們來到切近，將身子往下一蹲，撲地一個掃膛腿，四人同時跌了一丈開外。一個個爬了幾下，才爬起來，望着向樂山發怔，不敢再過來。向樂山指着周敦五道：「你就是這裏的拳教師麼？我正要領教領教！」向樂山本是朝大門立着，說話時，見那跌昏了的小夥子，跟着兩個小學生模樣的孩兒，和一個五十多歲的花白鬍子，走了出來。心裏不由得大喜，不曾打死人，就用不着圖逃了！祇見周敦五兩腳一頓，使出一個鶴子鑽天的架勢，凌空足有丈多高，直撲下來，腳還不會着地，就變了一個餓虎擒羊的身法。向樂山知道這人不弱，急將身軀一偏，使一個鯉魚打挺，讓開周敦五雙手，跟着使一個葉底偷桃，去撈周敦五的下陰。周敦五的身法，也真矯捷！一個乳燕辭巢，就穿到了向樂山背後，見向樂山的辮絲線，一大絡垂在背上，心中高興不過！以為這一個順手牽羊，不愁不把向樂山牽倒！誰知才一手擦住辮尾，也和那小夥子一般的，騰空一個筋斗，栽了一丈多遠！原來周敦五也知道向樂山是個勁敵，思量非用全力，就牽住了辮尾，也怕牽向樂山不倒！那知道向樂山的辮子，越是牽的力大，越躡的遠，越跌的重！周敦五這一跤跌去，頭朝下，脚朝上，跌了一個倒栽葱，那裏掙扎得起來呢？向樂山哈哈笑道：「牛角不尖，不過界幾千里，跑到這裏來當拳教師，原來也不過如此！領教了，領教了！」說着，對大衆拱了拱手，提起脚要走。

那個花白鬍子，連忙搶行了幾步，走到向樂山跟前，作了一個揖，陪笑說道：「師傅的本領，實在是了不得！佩服，佩服！求師傅不棄，請進寒舍盤桓盤桓！」向樂山見陶守儀說話，甚是殷勤，便不推辭。陶守儀側着身體，引向樂山到裏面一間陳設十分精緻的書齋裏，恭恭敬敬的請問了姓名，帶了剛才那兩個小學生模樣的孩子過來，雙雙拜了下去。向樂山慌忙答禮不迭。陶守儀納向樂山坐了，說道：「寒舍聘請教師，脩金不問多少，誰打的過原有的教師，就請誰在寒舍教這兩個小兒！今日師傅打勝了，小兒自應拜認師傅！」向樂山笑問道：「那位周教師怎麼樣呢？」陶守儀道：「他既沒有大本領，被師傅打輸了；兄弟惟有多送他幾兩程儀，請他自回山東去！」向樂山連連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快把他請到這裏來，我有話說。」陶守儀道：「他既被師傅打得這般狼狽不堪，如何好意思來見師傅咧！」向樂山道：「這有何要緊！二人相打，不勝就敗！平心講，周教師的本領，實在不錯！我不是能坐在尊府教拳脚的，尊府除了周教師，想再請一個比周教師本領高的，決不容易！」陶守儀見向樂山這們說，也來不及回話，一折身就往外跑。不知陶守儀跑到外面做甚麼？且待第十四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敘向樂山練辦功事，頗奇特！讀者或又疑為誕，惟余則深信之，並引一事以為證：

余鄰有陳翁者，年已逾古稀，而精神矍鑠，孔武多力。嘗語余：少時習技擊，及壯充鄉勇，為髮逆所擄，反縛手足，以髮辮懸樑間。同虜者若干人，不勝痛楚，相繼斃。夜半，陳亦不支，方微呻。忽一人操魯音，問

曰：若尚未死，當諳武藝！亦思遁邪？陳言懸宕空中，無從施吾技，奈何？客曰：無害！吾自有法以脫之！遂運氣上達，俄頃，索素寸斷，善然墮地；手足之縛，亦委地如蛻。因並釋陳，挾之偕遁，得免于難。由此觀之，則練功及辯，亦技擊家之常事，不可目為誕妄矣！

『上略』話說周發廷正倒掛在房簷上，探頭探腦的，向老田睡房探望，驀然從腦後拔出劍來，施展鶴子躡天的身法，向窗孔裏飄然而進；老田心想，這廝若是好意的來拜訪，就用不着先拔劍後進房，這必是我們同道的人，途中缺少了盤纏，見這所房屋高大，料定必是富厚之家，打算順便借些盤纏的，却不知道誤撞到同道的家裏來了；心裏這般想着，耳裏仔細聽那着地的聲音，不覺吃了一驚，暗想這廝的本領不小，簡直如風飄落葉一般，絕無聲息；且用一個打草驚蛇的法子，嚇他一嚇，看他怎樣；老田有種絕技，最會使一手好金錢鏢，能連珠不斷的發一百下，打二百步以外；並且能後鏢接前鏢，鏢鏢相撞，迸出火星來；他這本領沒人趕得上的，因老田生成的一雙眼睛，能於黑夜分辨五色，誰也不能及他那般目力；所以金錢這種暗器，雖在劍俠中，不過是一種玩意兒，祇是沒有他那般目力，也決不能練到那們神化。『下略』

世界書局發行之江湖小俠傳裏，還有不少，奇聞軼事，請諸君繼續注意下回空白。

第十四回 大鄉紳挽留周教師 小俠客氣煞洪矮牯

話說周敦五被向樂山，打得一敗塗地，掙扎起來，見自己東家，陪着向樂山進裏面去了。面子上更覺得羞慚無地！那四個健漢，原是陶家請了本地方幾個略懂得些拳脚的粗人，在家中一面做做零星瑣事，一面看管家財的；閒時跟周敦五學習幾年，也要算是周敦五的徒弟。畢竟有點兒師徒的感情，都連忙跑過來，問跌傷了那裏沒有？這一問，益發把周敦五問紅了臉，溜回自己的臥室，捲起包袱，並不打算向陶守儀作辭，背着包袱就走。已走出了大門，忽轉念想道：我在北道上，整整稱了二十年的好漢，今一旦敗在這個小孩子手裏，此仇安可不圖報復！祇是這小孩姓甚名誰，我不知道；將來我便練成了報仇的本領，不知道仇人的姓名，將怎生報復呢？沒法，祇得老着臉，再進去一趟，當面請教他一聲！料他不至畏懼我，隱瞞不說！周敦五想罷，正待回身。陶守儀已忽忽跑了出來，一把將周敦五拉住道：「我料知師傅是要走的，所以追了出來。快請進去。剛才和師傅動手的，並不是當把勢的人，且極稱道師傅的本領！我兩個小兒，仍得求師傅在寒舍指教！」周敦五聽了，暗自尋思道：「陶守儀方才歡迎那小子到裏面去的時候，我正跌在草地上，掙扎不起來；他連正眼都不瞧我一下，祇勸勸懇懇的，作揖打拱，把那小子迎接進去！我回房捲包袱，他也不來理我！此時却如此殷勤的，跑來留我，多半是那小子，自己不能在此教徒弟，不曾指摘我的短處，因此陶守儀便不肯放我走了！也罷！那小子的本領，實在不錯！我若能趁此

結識他一場，也是好的！如果見面瞧不起我，我請教了他的姓名就走！周敦五遂跟着陶守儀，復進裏面來。向樂山起身迎着，拱手笑道：「老兄偶然失手，算不了甚麼！任憑有多大本領的人，像老兄這般失手的時候，總是不能免的！老兄千萬不要介意！」周敦五見向樂山的身材相貌，雖是一個小孩，說話却很像是一個老於江湖的。一肚皮忿恨想報復的心思，被這幾句話一說，不由得登時冰釋了，也拱了拱手，笑答道：「兄弟在北道混了二十多年，南七省也遊行了一轉，和人較量的次數，在二千以上，今日算是第一次遇見先生這般本領！先生可謂周身毛髮，都有二十分的力量！但不知令師尊是那一位？」向樂山笑道：「我的武藝，可以說沒有師承！從前師傅所傳授的，至今一手也用不着，全是自出心裁，苦練得來的！」周敦五初聽，不大相信。後來談論起來，才知道向樂山得力的本領，沒一手是普通拳腳中所有的。陶守信聽說哥哥家來了這們一個人物，也想迎接到自己家裏來住幾日，教教自己的兒子。自己家裏請來的一個江西拳教師，姓洪名起鵬的，却不服氣；在陶守信跟前，極力說向樂山不過略知道些武藝，祇怪周教師太不中用，又欺向樂山是個小孩，才輕敵致敗！偶然趕人家失手，打勝了一次，算不得甚麼了不得的本領！就拿了向樂山安慰周敦五的話，證明向樂山這回的勝利，確是偶然得的。

這個洪起鵬教師，也是江西有名的好手。陶守信因陶守儀聘來了周敦五，才託人到處物色。聘請洪起鵬的時候，陶守信還曾親去江西，到洪起鵬家裏，送了二百安家銀兩，方接着一同到陶家來。洪起鵬的身體矮胖，生成一雙火眼，人家都呼他爲紅眼鼓。又因他姓洪，生得矮，身體和牯牛一般壯實，喊變了

音，也有喊他爲洪矮牯的。到陶家來的時候，年紀不過四十多歲；在江西的聲名，已是很大，也是享了十多年盛名，不曾逢過對手。初和周敦五見面，倒想較量一番。後來見周敦五的蹤跳工夫，在南方可算得一等，又能打得六兩八錢重的鏢，恐怕佔不了上風，壞了多年的名譽，並且在陶家也立脚不住！像陶家這樣的東家，凡是當拳教師的人，沒一個不羨慕，沒一個不想奪這一席位！這個飯碗若自行打破了，未免可惜！就是周敦五的心理，也和洪起鵬差不多了！

洪起鵬初到想顯本領，用十根茶杯粗細，三尺來長的稠木椿，釘入極堅實的土內，上面露出五寸來，隔三尺遠釘下一根。洪起鵬赤着雙脚，一路用脚躡過去，能將十根木椿，都拔出來。又能一脚立在木椿上，挑選八個健漢，各拿一條麻繩，聽便繫住洪起鵬的手脚，或肩或腰，立在遠遠的，用力拉扯，就和生鐵鑄成的一般，再也拉他不下來！陶守儀辦了一桌接風酒，請洪起鵬吃飯。陶守信叮嚀咐洪起鵬：要他故意多顯些本領，給周敦五看。洪起鵬答應了。一到陶守儀這邊，祇一屁股，就坐破了一把靠椅。陶守儀還沒看出是故意顯本領，以爲本是靠椅不牢，連忙教人更換了一把又新又牢實的。洪起鵬坐下去，也是咯喳一聲，連椅脚都折斷了兩條。陶守儀才大吃一驚，知道是有意炫技，也不說甚麼。親自端了一把紫檀木的古式太師椅，送到洪起鵬跟前，說道：「寒舍的器具，多是陳年腐朽了，所以禁不起師傅一坐！這把椅子，是紫檀木的，或者比方才坐的兩把，結實些兒！請師傅輕輕的坐一下看！」洪起鵬笑道：「祇怪我的賤體太重，我家裏貧寒，坐麻石慣了，木椅子多是趕不上麻石那般堅結的！抱愧的很！」說完坐

下去，仍是絕不費事的，一粘屁股，就破裂得不能坐了！大家看了，都驚得吐舌！洪起鵬見大廳左右，一邊安着一個石鼓，走過去，端椅子似的，端到客位坐了。笑道：「我坐這東西就相宜！」周敦五在旁見了，自己也免不了暗暗納罕。次日，陶守信還席，請周敦五。正在飲酒的時候，一隻耗子在樑上跑過，爬下許多灰塵來，撒在酒菜上面；大家都抬頭罵這耗子可惡。周敦五笑道：「這耗子果是討人厭！等我抓來，重重治他的罪！」從容放下酒杯，一聳身到了樑上；左手三個指頭，把樑捏住；右手伸進壁孔，掏出一隻四五寸長的耗子來。左手一鬆，已飄然墜地，賽過風吹落葉，一些兒聲息沒有！洪起鵬也很是佩服，因此兩人都不敢交手！

這回洪起鵬聽見周敦五被向樂山打敗了；自己東家想把向樂山迎接到家裏來，洪起鵬心裏老大的不服氣！特意找着那四個和向樂山交手的漢子，盤問向樂山如何打跌周敦五的？四人都說並不會見向樂山動手，祇彷彿見周教師，使出一個乳燕辭巢的身法，穿到向樂山身後；向樂山却沒掉轉身軀，我等正歡喜周教師已搶了上風，向樂山必然跌倒。那知道一轉眼的工夫，就聽得向樂山口喊一聲：去罷！周教師已從向樂山頭頂上，一個跟斗栽了一丈多遠！洪起鵬道：「你們見向樂山動腳麼？」四人都說不會見。洪起鵬道：「那一定是遭了向樂山的警鋒，所以並不掉轉身，而周教師又從向樂山頭頂上，栽了過來！本來周教師的下盤欠穩，這也是專練蹤跳的緣故，兩脚着地太輕，用乳燕辭巢的手段，原是避開他來撈下陰，但既穿到了他背後，就應趕急變順手牽羊，便不愁向樂山不跌！那有已穿到他背後，

這被他用臂鋒，打得栽過前面來的道理？這不是向樂山的本領高，祇怪周教師太輕敵！我若不給點兒厲害向樂山看，他真要目中無人了！四人都被向樂山打跌過，巴不得洪起鵬出來，收拾向樂山，好出那口輸氣！一力的在旁攬掇。也是洪起鵬合當丟臉！四人都沒看出周敦五就是用順手牽羊，被向樂山辮尾打跌的架勢來！若當時洪起鵬親眼看見了，也就會心悅誠服的認輸，不敢再出頭了！

陶守信聽了洪起鵬的話，信以為實，即對洪起鵬道：「師傅何不替周教師出口氣，也顯顯我的眼力不差呢？」洪起鵬道：「我正打算去找他，祇因他在大老爺家，即是大老爺家裏的客，我似乎不好登門去打我打輸了，固不待說，面子上下不來，便是打贏了，也有些對不起大老爺，最好是打發人去約向樂山，也在大門外草坪裏，彼此見個高下！」陶守信道：「要去約他容易，並用不着差別人，就是我親自去約他！他若膽怯不來，將怎麼辦呢？」洪起鵬道：「他不來時，我再親去！無論如何，總不由他在這裏，打個落花流水，不肯和人打復架！」陶守信點頭應是。真個跑到陶守儀這邊。

這時陶守儀、周敦五兩人，正陪着向樂山喝酒。陶守信見向樂山的衣服破舊，身材瘦小，十足的窮小子氣派；來時原打算見面一揖的，及到見了面，瞧不起的念頭一發生，連那準備好了的一個揖，都作不下去了。陶守儀、周敦五都立起身來，想給向樂山介紹。向樂山也慌忙站起。陶守信不待三人開口，即對向樂山努了努嘴，問陶守儀道：「這人就是姓向的平江人，說也會拳腳的麼？」陶守儀聽了自己兄弟這種輕侮口吻，心裏大不自在！向樂山已搶着答道：「豈敢，豈敢！」陶守儀忙指着周敦五，對陶守信說

道：「周師傅都五體投地的佩服，你說是會不會拳腳？」陶守信道：「既是會拳腳，我家洪教師要跟他見個高下，看他敢去不敢去？」周敦五連連揚手道：「我們都是自家人，向先生又不是個把勢，請洪師傅快不要存這個心！我這番打輸了，輸的心服口服！洪師傅若是想替我出氣，儘可不必！我是過來人！」陶守信因自己請的教師打輸了，巴不得兄弟請的教師，也照樣跌個跟斗！聽陶守信說洪教師要見個高下，正如了自己心願！不料周敦五說出這些話來，遂不待周敦五說完，也搶着說道：「周教師尚且打輸了！你去對那洪矮牯說：快不要妄想！」周敦五是個山東人，生性直爽，以為洪起鵬是想替自己出氣，是一番好意，明知道打向樂山不過，所以不願洪起鵬再跌一跤。陶守信是個公子脾氣，一則想顯顯自己家裏教師的能為，二則不服陶守信教洪矮牯不要妄想的話，立時望着向樂山，說道：「你若是個有實在本領的人，就大膽去外面青草坪裏等着！我家的洪教師，即來和你較量！」向樂山笑着點頭道：「我看老先生的年紀，總在四十歲開外了，怎麼說出來的話，全不像是吃過四十多年飯的？難道尊府這們富厚，老先生竟是吃了一輩子的屎嗎？不然，怎的和顛狗一般的亂吠呢？我又沒到你家去，你家有教師，既想跟我見個高下，他就應該到這裏來，當面領教！他自己沒實本領，不敢來和我較量，却打發你這吃屎的，來望着我亂吠！我若不看主人翁和周教師的面子，早已給你下不去了！」說着，氣忿忿的坐下，也不睬陶守信了。陶守信平生不曾受過這們惡烈的教訓，祇氣得渾身打抖，一面紅着臉往外走，一面口裏罵道：「好小子！罵得我好！看我可肯饒了你這條狗命！」周敦五仍是不願洪起鵬丟臉，想追上去。

將陶守信拉住。陶守信已從背後牽住周敦五的衣袖道：「人不到黃河心不死！洪矮沾自以爲本領了得！師傅勸阻他，反討了不好！索性給他跌一跤，倒可熄滅他的氣焰！」這時陶守信已衝出大門去了。周敦五料也挽留不住，祇得長嘆了一聲坐下。向樂山立起身，對陶周二人拱手道：「我年輕火氣未退，一些兒受不了人家不好的臉嘴；我對你家二先生客氣，他倒欺負起我來了；我一時火性上來，開罪了他！那個姓洪的教師，必定立刻前來，和我較量！我坐在這裏不安，暫且與二位告別！後會有期！」陶守信忙起身挽留道：「那洪矮的本領，並不在周師傅之上，先生請安心坐着，他如敢來，先生儘管給他兩下厲害的！先生的本領，難道還懼怕他不成？」向樂山搖頭道：「我原是爲尋師訪友出門，姓洪的本領，果比我高強，我拜他爲師便了！懼怕怎的？不過此地非動手的所在，改日再來和二位多談！」旋說，旋離席往外走。周敦五還疑心向樂山，實有些膽怯。陶守信儀一同相送出來。

剛走出大門，劈面見洪起鵬來了；陶守信也跟在後面。洪起鵬望了向樂山一眼，忙退一步，立了一個門戶。陶守信怒容滿面的喝問道：「你這小子想溜跑麼？看你能跑上那裏去！洪師傅還不快給我痛打這小子！」洪起鵬也不說話，也不上前，祇等向樂山動手。因見向樂山的身體瘦小，必然矯捷，自己是個矮胖子，若和向樂山遊鬪，料是鬪不過的！仗着自己的下盤穩實，兩勝有三四百斤實力，准備以逸待勞的將向樂山打敗！向樂山一見洪起鵬立的門戶，已瞧出了他的用意，立得遠遠的，笑着說道：「我祇道是甚麼三頭六臂的洪教師，原來是這般一個模樣！這倒像煞一個馬桶，又矮又圓！你們看他兩隻手，是

這們舉着，不活像馬桶上提手的東西嗎？」說得陶守儀大笑起來。周敦五望着洪起鵬的架勢，想起那馬桶的模樣來，也不覺好笑。連立在那邊，氣忿填胸的陶守信，也禁不住嘆味的笑了。洪起鵬被大家笑得不好意思起來，心裏益發恨向樂山不過，祇得改變了一個架勢，對向樂山道：「你有本領，就過來！我若被你打輸了，自願將徒弟讓給你教！」向樂山知道洪起鵬的工夫很老辣，就這們過去，和他硬對，決對不過他！自己年齡輕，身體小，氣力畢竟有限，絕技就在一條辮子上！周敦五已上了這辮子的大當，恐怕洪起鵬已聽得說，留心提防着辮子，便不容易取勝了！所以存心要激怒洪起鵬。凡是較量拳棍的時候，越是忿怒，越是慌亂，草坪寬廣，利於遊鬪；向樂山不肯坐在裏面，就是這個道理。當下見洪起鵬換了架勢，說出让徒弟的話來，更仰面大笑道：「周教師教過的徒弟，我尚且不願意教，教你這馬桶的徒弟嗎？你得了這們一個飯碗，算是你這馬桶修到了！我看你無端打破了，有些可惜！我又沒找你，你何苦自尋煩惱呢？你若敗在我手裏，馱着一個牛心包袱歸江西，垂頭喪氣的到家，必是妻埋子怨，說不定還要氣得尋短見；這是何苦咧！我家裏有飯吃，用不着出外教徒弟，也不和你爭奪飯碗，實在不忍幹這種喪德的事！我是要少陪你了！」說時，回頭對周敦五、陶守儀點點頭，掉臂逕走。不知洪起鵬放向樂山走了沒有？且待第十五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承接上文而言，向樂山辯功之造詣已深，故寫與洪教師放對一節，不惜刻意鋪張，以明上次勝周敦五之非偶然也！

作者既於上回寫向樂山以辯勝周敦五，偏於本回再寫向樂山以辯勝洪矮牯。此為文章有意相犯法，作時最難下筆！蓋同敘一事，稍一不慎，即易雷同，使讀者生厭惡之心。故敘事雖與上文極相似，而行文不可有一筆相犯，方為上乘。讀者宜從此等處着眼，庶不負作者一番苦心也！

『上略』話說朱鎮岳當時自以為這一下，必將猴子按住，誰知身軀才着落在猴子的腳上，猛覺得胸前一動，喳的一聲，外衣已被撕破，手中的劍也同時被奪，脫離了手心，虧得有軟甲護身，胸前方沒受傷損，朱鎮岳大驚失色，此時也就不顧要活捉了，兩手適靠近猴子的兩條後腿，抓住，就向兩邊用力一撕，祇聽得猴子大叫一聲，已連腰帶腹，撕做兩半個，心肝五臟都流了出來；朱鎮岳一手握着一半，說道：「可惜可惜，你却不能怪我，我原來想將你活捉，帶回家養着好玩的，祇怪你自己不好，搶了我的劍，又撕破我的衣，不由我不生氣。」朱鎮岳正在自言自語，雪門和尚已飛奔前來，見朱鎮岳已將猴子撕開，才放一顆下心，說道：「我在前面守着，見這東西走過沒一會，我一聽聲響不對，料知是你不聽我的話，不等他落網回頭，就動起手來了，所以跑來看看，果是你這孩子不聽話，你看你的劍，還在他手上，你說險也不險，你身上外衣都撕破了，若不仗着這副軟甲，祇怕你的前胸已被他裂開了呢？」『下略』下回有朱鎮岳和李秀英較量武藝情形。

第十五回 小俠客夜行丟褲 老英雄捉盜贈銀

話說洪起鵬受了向樂山一陣奚落，祇氣得要將向樂山吞吃了才甘心！見向樂山提起腳就走，竟不來和自己交手，這一氣更把肝都氣炸了！也顧不得緊守門戶，以逸待勞了；拔步趕將上去。洪起鵬練的是一種硬門工夫，不會蹉跳，腳底下追人很慢。向樂山從小就喜操練溜步，能一溜兩丈遠近；洪起鵬如何追趕的上？但向樂山並不往大路上跑，祇在青草坪裏，一溜到東邊，一溜到西邊，見洪起鵬追的吃力，便立住腳，望着洪起鵬嘻嘻的笑。洪起鵬舉着一條鐵也似的臂膊，一上一下的，對向樂山劈去。向樂山溜了幾次，卻不溜了；見洪起鵬一上一下的逼攔來，即一步一步的往後退；背後相離不過三五尺遠，就是一堵高牆擋住。洪起鵬心裏高興，暗想：看你退到那裏去？沒地方給你躲閃，還怕打不過你嗎？周敦五見向樂山露出驚慌的樣子，洪起鵬就精神陡長，很替向樂山着急十分！想喊一句：背後有牆！又恐怕開罪了洪起鵬！並且洪起鵬和向樂山動手，是借口給自己出氣，不便再幫向樂山的忙！三五尺遠，不够退兩三步，便抵靠着不能退了！向樂山已露出手慌腳亂的樣子來！洪起鵬大喝一聲，直搶過去。向樂山故意大叫一聲：不好！將身體往左邊一轉，辮尾和一條馬鞭相似，向洪起鵬臉上拂過來。洪起鵬提防拂着自己的眼睛，順手將辮尾撈在手裏，縮了一縮；正待用力往懷中一帶，想不到那辮竟像有千百斤重，一下沒帶動，自己的身體，却似上了釣鉤，被那辮子牽着，兩腳離了草地！向樂山往前直跑，洪起鵬懸在辮

尾上就如大風吹起一面旗子，凌空飄蕩！向樂山越跑的緊，洪起鵬便越飄得起！向樂山有意往山岩上跑，洪起鵬那敢鬆手呢？祇得哀求道：「好漢饒了我這瞎了眼的人罷！我佩服好漢的本領了！」向樂山旋跑旋答道：「我仍舊送你回草坪裏去。在這裏放下你，你準得跌死！你從此還敢目空一切麼？」洪起鵬道：「不敢了，不敢了！」向樂山一口氣跑回草坪。陶守儀兄弟正和周敦五在草坪中議論，贊歎向樂山的本領。向樂山已拖着洪起鵬，飛奔回來。洪起鵬打算一着地，就揀向樂山的要害處，一下毒手，出出胸中羞憤之氣！以爲向樂山腦後不會長着眼睛，又在跑得精疲力竭的時候，不提防下此毒手，不愁他能躲閃的了！主意打定，祇等向樂山停脚。誰知向樂山更是乖覺，脚還沒停，便將頭往前一點，洪起鵬己身不由己的，攢到了向樂山前面，拍的一聲響，仰面朝天的躺在草地上，兩手握住辮尾，仍不肯放。向樂山提起脚尖，對準洪起鵬的頭頂道：「再不放手，真要找死嗎？」說了一遍，不見答應，兩手還是不放。原來洪起鵬氣忿得太厲害，被剛才這一攢，攢得昏過去，不省人事了！向樂山一看他的臉色不對，料知是厥過去了！忙撥開握辮尾的兩手，在周身穴道上，按摩了一會，洪起鵬哇的一聲，咳出一口凝痰，來口中叫了個「哎呀」！已悠悠的活轉來了。向樂山知道沒有性命之憂了！即對陶守儀、周敦五二人拱手告別。二人定要挽留。向樂山道：「洪矮牯眼有兇光，便被人打死也是不服輸的！我離了這裏便能，在這裏一日，他一日要想方設計的來圖報復！並非我怕了他，我單身出門，原爲尋師訪友，這裏既沒有本領高似我的人，本已用不着逗留；何況在這裏得懸心吊膽呢？」陶守儀再想強留。向樂山已抱拳說道：「後會有

期！

向樂山離了陶家，在瀏陽尋訪了半月，連趕得上洪，周二人那般本領的，都不會遇見。聽說萬載有個姓羅名新翼的，年紀已有了六十七八歲，練了一身驚人的本領。平生沒收一個徒弟，也沒人敢和他交手。家中很是富有，江湖中人去拜望他的，他一百八十的送盤川；若做工夫給他看，求他指點，他倒不客氣，說出怎麼怎麼的毛病來；受他指點的，沒一個不是心悅誠服的，說他好眼力，說他是苦口婆心。不過他有一種古怪脾氣：想去見他的人，須將名刺交給他的下人；或把姓名籍貫，向他下人說了；下人進裏面通報，經過一時半刻，他說可見，下人就出來引人進去；他若說不見，任憑如何要求，也是不能見的。問他討些盤川，倒使得。向樂山既訪得是這們一個人物，如何能不去求見呢？祇是這羅新翼的家，住在萬山層疊之中；行走極不容易！這時又正是七月間天氣，白晝炎熱非常，坐在家中不動，都得汗出如雨；在樹林中，行那崎嶇的山路，縱有二十分的勇氣，也敵不過那般炎熱！向樂山求師的心切，祇得趁夜間涼爽的時候行走，白天就在火舖裏睡覺。行到第二夜，樹林中含蓄了白天的熱氣，因夜間沒有風，仍是熱的難受！向樂山走出了一身大汗，嫌溼衣黏在身上不舒服，即將衣脫下來，挑在傘把上，赤着膊走，倒也覺得爽快了許多！又走了一會，還嫌溼褲穿在腿上，又難過，又不好走！心想：這深山沒有人跡，又在夜間，何妨連褲都脫了，赤條條一絲不掛，豈不更加爽快？遂絕不躊躇的，褪下褲來，和衣一同掛在傘把上，用肩挑着走。行了四十多里，不但不會遇着行人，連獸類都不會遇見。過天光漸漸要亮了，曉風吹來，頗有

涼意。向樂山揀一片石頭坐下休息，打算拿衣褲穿上；不多幾里路，就要到羅家了。從肩上放下傘來，就迷朦的星光一看，祇有一件單衣掛在傘把上，那條褲，已是不知去向了！還想不起是何時掉落的？不由得心裏慌急起來！暗想：天光快亮了，下身不穿褲子，成個甚麼模樣呢？偏巧把褲子掉落了，沒有上衣，倒還不大要緊！這却如何是了呢！心裏正自着急，忽聽得山後有雞叫的聲音，遂立起身來，喜道：「既有了一人家，就有法可設了！暫時做一回偷兒，應急也說不得了！」當下將上衣穿了，跟着雞聲尋去。

轉過山坡，果見一所茅屋。看那茅屋的形式，料知是一個種地的小小農戶。又有些不忍進去，偷這樣窮人的衣服。想下去敲門，向他家借一條褲子穿穿；等到了羅家，問羅新翼借了褲，再來還給他。祇因自己光着兩條腿，實在不好意思下去敲門，立在茅屋的後山上，遲疑不決。天光亮起來極快，聽得茅屋裏面，已有人說話的聲音了。再看那茅簷底下，一根丈來長的竹篙，穿了一條褲，一件衣，靠牆晾着。向樂山即時下了一個決心道：「我這種模樣，他們如何借衣服給我？於今既有這們湊巧，恰好晾了一條褲在房簷下，再不動手，更待何時？」喜得山坳不高，憑空一躍，已到了房簷下，兩脚才一落地，就見一條黑狗，從牆根跳起，箭也似的躡過來。向樂山一提脚，便把那狗踢去丈多遠，撞在山坳石上，滾下來汪汪的叫。向樂山那敢怠慢！慌忙從竹篙上，撻下那條褲來，幸是乾的，往身上一套。即聽得房裏有男子的聲音問道：「甚麼人打我家的狗呢？」接着又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喊道：「不好了！竹篙響！我晾了一套衣褲，在後簷下，祇怕是偷衣的賊來了！你們還不快去看看！」向樂山本不會蹤跳，從山坳上往下跳容易，往上

跳就難了！那條褲穿在腿上，又嫌太短了些，不好作勢，祇得靠山牆往前跑。跑不上幾箭路，後面已有三個男子追趕上來。向樂山心裏好笑，怎麼這一點大的茅屋，倒有三四個男子？難道是安排了，與我爲難的嗎？一面向前跑，一面回頭看追的，又加了三四個，越追越緊了，口裏都大聲喊捉賊。向樂山思量：這條褲子偷的不妙！他們一時那來的這許多人？這不是奇了嗎？此時天光已是大亮，我在前面跑，他們在後面追，我路道又不熟，何能跑的了？不如立在這裏，等他們來，料想也沒有大本領的人，在內隨即掉轉身來站住，對那些追來的人問道：「你們追趕甚麼？」追來的共有七個，都是壯健漢子。內中有三個年約二十多歲的，每人手中提一條扁擔，圍上前來答道：「你還裝佯嗎？就是追這偷小衣的賊！」旋說旋舉扁擔打來。向樂山見來的都像安分的農夫，看他們拿扁擔的手法，就知道沒一個是會把勢的人。若動手將他們打傷了，也太覺可憐，並且這偷褲子的事，算是自己無禮，怎好偷了人家的東西，再把人打傷咧？見三人的扁擔打來，連忙讓開，說道：「你們看錯了人麼？我何時偷了你們甚麼小衣？這做賊的事，不好是這們胡亂賴人的！你們知道麼？」後面四個也圍攏來，爭着說道：「你還要賴！我們親眼見你偷的，你再想賴到那裏去？」向樂山袒開兩手道：「我僅有一把傘在手裏，偷了你們的小衣，攔在甚麼地方呢？我就祇有一身衣褲，穿在身上，難道我光着腿，來偷你家的小衣不成？如果你們在我身上，搜得出兩條小衣，就算是我偷了你們的！」一個人指着向樂山的褲腳道：「我家失的是女小衣，你自己低頭看看，釘了這們寬的闌干，你還要賴嗎？」向樂山低頭一看，果是翻穿了一條女褲！七個人不由分說，

一擁上前，將向樂山拿住。向樂山若肯動手打他們，莫說這七個人，便是七十個，也莫想能將向樂山拿住！七人拿着向樂山，並不帶回那茅屋。有一個年老些兒的說道：「這個小賊，不是本地方口音，是一個外路賊。須送到公所裏，請衆紳士來辦。」向樂山問道：「你們這裏，有些甚麼大紳士？」那年老些兒的人道：「你問了做甚麼？你又想去偷他們的東西嗎？」向樂山笑了一笑，也不往下問了。三個年輕的，一人牽住向樂山的辮絲線道：「你們看這小賊，倒有一絡這們講究的辮線！」分捉了手膀的二人道：「知道是偷得誰的呢？做小賊的人，那裏買得起這般講究的辮線？」後面的四人催着走道：「不要說閒話了！快送到公所裏，交給保正。我們好回來打禾，爲他一個小賊，耽擱我們的正工夫，太不合算！」七人遂擁着向樂山急走。

不一會，走到一所小小的房屋門口。向樂山看那門上，掛了一塊木牌，上寫着五都三甲公所六個大字。進門一個石砌的丹墀，塔基直接一個大廳，兩旁分排着許多椅櫈，大概是鄉紳們有事開會議時坐的。塔基上兩根礫柱，有水桶粗細。七人將向樂山的辮子，用麻繩穿了，拴在礫柱上，兩手也反縛着。向樂山聽憑他們處置，祇是笑嘻嘻的。見已網縛停當了，方向七人說道：「看你們這地方，有些甚麼大紳士？要叫來的，就快些去叫來！我還有事去，不能在這裏久等！」七人聽了這些話，個個都鼻孔裏冷笑，也沒人回答。留三個年輕的看守，那四人說是去告保正，一同出大門去了。向樂山問三人道：「這裏有個羅新翼，你們知道麼？」剛才牽辮子的那人笑道：「你也想轉羅老爺家裏的念頭麼？做你娘的清秋大夢。」

呢我說給你聽罷，我們都是羅老爺家裏的佃戶，像你這樣的小夥子，也想去偷他老人家的東西，要算是活的不耐煩了，去找死！」向樂山故意問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他家的東西，就沒人敢去偷嗎？」那人又把鼻孔哼了一聲道：「你祇三隻手，一顆腦袋，差的遠！要偷他老人家的東西，除非有三顆頭，六條臂膊，沒有長着三頭六臂的，休要去送死！」向樂山笑道：「羅新翼不是已有六十七八歲了嗎？快要死的人，還能拿得住賊麼？」那人把臉一揚，做出不願意答白的神氣。這一個指着向樂山的臉道：「莫說你這一個拳頭般大的小賊，不在他老人家眼裏！那年他老人家才搬到這裏來住家的時候，因抬來了幾十擔銀兩，轟動了鵝絨寨一班大盜，四五十人打齊夥，明火執仗的來劫。他老人家祇拈着一根鐵旱烟管，全不費事的，將四五十個大盜，都打倒在地，沒一個能逃跑的！直待天明，把遠近多少大紳士，都請了來；他老人家仍拿着旱烟管，在那些大盜腿彎裏，一個敲一下，就像是服了解毒藥似的，一個個清醒轉來！他老人家拿出幾百兩銀子來，當着衆紳士，對那些大盜說道：『你們見我有這些銀兩，就想來搶劫，你們可知道我這些銀兩，是甚麼東西對得來的？你們以為我是做官，來得容易嗎？我是個鏢行出身；這些銀兩，是數十年血汗和性命換得來的！甘心給你們一夜工夫劫去嗎？姑念你們幾十里跑到我這裏來，有一半也是逼於無奈！每人送給十兩銀子。你們若肯改悔，從此不做這沒本錢的買賣了，有了這十兩銀子，也够做個小生意！不願改悔，也祇由得你們自己，我也不管！不過下次不要再撞在我手裏，那時就莫怪我的旱烟管，太不留情了！』那些大盜都爬在地下，向他老人家叩頭，每人領着十兩銀子

去了。自後連扒手也不敢到這方來；何況你這樣小小的賊！」牽辮子那人忽然指着門外道：「保正老爺來了！阿呀呀！還來了好幾位紳士呢！」

這兩人聽說，都探頭朝門外望。向樂山也掉過臉，祇見一個五十多歲的鬍子，長條身體，穿着一件白夏布長衫；手中拿着一根二尺多長的竹節旱烟管，用作拐杖撐着，走了進來。面上很露出不耐煩的樣子。進門望了向樂山一眼，即歎了一聲氣，走上了大廳。後面跟着進來了十七八個人，也有穿長衫的，也有穿短衣的，年齡都在三十以上。進門都望望向樂山，也有嘻笑的，也有面帶怒容的，也有裝做看不上眼的，也有現出挪揄的神色的。那四個去告保正的農人，走在最後。大家都到了廳上，分兩邊坐下來。向樂山早轉身軀，朝上立着。先進門的那鬍子，坐在當中一把靠椅上，翹着腿子；一手摸着鬍鬚，一手拿旱烟管指着向樂山，先歎了一聲氣，才說道：「我看你這小小的年紀，爲甚麼不務正業，是這們偷東摸西？你可知道我這裏，是甚麼所在？拿住了賊，照例是甚麼辦法嗎？」向樂山笑道：「我知道的！你家照例拿住了你老婆你媳婦的野男人，是將辮子割掉！」這一句話才說出口，廳上坐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原來向樂山隨口說這們一句罵那保正的話，本沒有絲毫根據的；誰知倒說着了那保正的陰事！那保正的媳婦，就是偷了本地一個秀才，旁人代爲不平，替保正的兒子出氣，在他媳婦房中，把那秀才捉住。那地方當時的風俗習慣，拿住了野男人，除痛打一頓之外，就將野男人的辮子割了。前清時，這人沒了辮子，便不能出外；出外就給人指笑！向樂山一句無意的話，既道着了保正的陰事，旁人忍不住笑，保正

就忍不住，氣得發抖了！站起身罵道：「這還了得！你這賊骨頭，竟敢侮辱紳着！我若不把你淹死，也不做這保正了！」向樂山哈哈大笑道：「你不做保正，就做忘八也够了！」兩排坐的紳士，見向樂山這種嘻笑怒罵的樣子，齊聲對向樂山喝道：「你這小賊骨頭，真想死嗎？你是外來的賊，不知道我們這裏的團規！我老實說給你聽罷：我們這裏拿住了賊，祇要問明了口供，有正經紳士來保便罷，若沒有正紳來保，立時綁上一塊大石裏，往河裏一擲；第二日才撈屍安埋；你這東西，死在臨頭，還敢這們胡說亂道！」向樂山仍是笑着問道：「你們這裏，曾淹死過幾個賊？在甚麼河裏淹的？」坐近的那一個穿長衣的紳士答道：「每年得淹死幾個，也沒人計數！這對面就有一條河；你的一雙賊眼，還不會看見嗎？」向樂山道：「既是每年得淹死幾個，怎麼你們這些賊骨頭，都還活在這裏，不會送到對面河裏去淹死呢？」這幾句話，更把滿廳的人都氣得跳起來了！那保正舉着旱烟管，跑過來要打向樂山。向樂山大吼一聲，將腦袋一偏，屋簷上的瓦，嘩喇喇的落下來；連牆壁都牽得搖動起來了！祇嚇得廳上的人，慌了手脚，怕房子坍塌下來，爭着往門外跑。向樂山哈哈大笑道：「你們原來都是些沒膽量的賊骨頭！這地方有了你們這些東西，得沒有辱了羅老英雄！」不知向樂山如何脫身？如何見着羅新翼？且待第十六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以上十五回，所傳奇俠之士，如金羅漢，笑道人，柳遲，雙清，楊天池，桂武，甘聯珠，紅姑，向樂山等，爲崑崙派人物；俠義正直，令人欽敬；如董祿堂，楊廷贊，甘瘤子，常德慶輩，爲崆峒派人物；忌實嫉能，使人厭惡；作者盡力描寫，莫不各得神似，躍然紙上；已令讀者目眩神駭，嘆爲觀止；然此祇全

書十之一耳，而後文如火如荼，精神團結之處，更有十百倍於此者。吾願與諸君沽佳釀而共讀之，每得佳處，便可痛浮一大白也！

江湖小俠傳第二十回 此書在各省世界書局發行

話說朱鎮岳和李秀英見過了禮，二人攀談了幾聲，說完，便都默然沒有話說。王小槐笑道：「此來是爲比武的事，本不必攀談什麼，你們如要比賽一下的，就請快些上場罷。」這話一說，朱鎮岳和李秀英，轉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一時沒有甚麼表示。蔣小雄道：「如此看來，你們是不願比武的了，也好，本來大家是自家人，還要較量甚麼？」誰知李秀英一聽這話，就把眼睛鼓得圓圓的，瞪了蔣小雄一個白眼，蔣小雄纔知道自己失言，忙又道：「這是你們兩下的事，我旁邊人的話算不得數，秀英姊姊，我知道你素性是不肯示弱於人的，這一回定要顯顯本領，讓我喚人去把你常用的雙刀取來罷！」不一會，雙刀取至，精光耀眼，果然是兩柄好刀。王小槐道：「庭前這片空地，很是寬大，倒是天然一個比武場，我看，就到那邊比一下子罷。」大家齊聲說好，就簇擁着，一同到了那邊。李秀英這時已把外衣卸去，露見了一件粉紅色的緊身，頗覺側豔動人。朱鎮岳沒奈何，也只得卸去了外衣，立在庭的那一端，和李秀英遙遙相向，各把步位守定，於是就動起手來了，要知朱鎮岳與李秀英到底誰勝，誰負，且俟下回再寫。

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貨劫書箱 麓嶽山尋仇遇奇俠

上回書中說到向樂山一偏腦袋，牽扯得那水桶粗細的屋柱，喳喳的響，房簷上的瓦，也嘩喇喇的一陣，掉了許多在丹墀裏，連牆壁都震動起來！那些鄉紳保正，和捉拿向樂山的七個農人，都嚇得爭先往公所大門外飛跑！向樂山哈哈大笑道：「原來你們都祇有嚇人的本領，却禁不起人家一嚇！這地方有了你們這些濃包貨，可不辱沒了羅老英雄嗎？」大衆跑到門外，回頭見向樂山住了頭不扯了，方停了步；聽得向樂山說，可不辱沒了羅老英雄這句話。其中有一個劉全泰，是羅新冀家裏管莊子的，聽了這話，即對那保正說道：「我看這人的氣概，不像是個做小偷的！他既有這種本領，剛他才說話，又是這種口氣，必定是來拜我們東家的！且等我進去，好好的問他一聲，看是怎樣？」那保正到了這時，也知道做小偷的，決不會有這般氣概，和這般本領！連忙點頭，答道：「不錯，不錯！這事是怪我們魯莽了！得罪了羅老爺的客，不是當要的就請你老爺一面去問，一面替我們謝罪！」劉全泰應着是。走到向樂山跟前，先作了一個揖，才陪笑開口道：「你是個好漢，不要和我們一般見識！我們都是生成肉眼，不認得英雄，請問好漢是不是要見敝東羅新冀老爹嗎？」向樂山的一雙手，被反縛了，不能答揖，祇好把頭點了兩點。他這頭點兩點沒要緊，房簷上的瓦，又紛紛的掉下來！嚇得劉全泰雙手抱住頭，又要往門外跑。向樂山笑着止住道：「因你對我作揖，我的手不能回禮，所以向你點頭。這也祇怪你們管地方公事的人，太把

公款揹上腰包了！才有這驚嚇到你們頭上來！」劉全泰見屋瓦不掉了，半晌方敢放下手，說道：「我們這一保內，自從羅老爹搬來後，管地方公事的人，沒一個敢把公款揹上腰包的！不知好漢的話，從何說起？」向樂山笑道：「既是沒人敢吞公款，爲甚麼公所的房屋，造的這們不牢實，房柱上連一個小偷，都細縛不了咧？」劉全泰也笑了，湊過來解向樂山手上的繩索。向樂山連連搖頭道：「不要解，不要解！」話未說完，瓦又掉下來好幾片。劉全泰連忙縮手問：「怎麼？」向樂山道：「你們在地方上當紳耆的人，連一捉賊容易，放賊難」的這句話，都不懂得麼？那有這們糊裏糊塗開釋的道理？」劉全泰祇得問道：「依好漢要怎生開釋呢？」向樂山笑道：「是賊應該辦賊！不是賊應辦誣告！怎麼就這們開釋呢？」劉全泰心裏好笑，暗想：你分明翻穿着一條女褲在身上，難道還可說不是個賊？不過你仗着有本領，教人如何能把你做賊辦於今媽媽糊糊的開釋你，你倒放起刁來，硬要人說你不是賊也罷！你一來仗着自己有本領，我們奈何你不了！二來仗着是來看羅老爹的，我們也不敢得罪！好好，算是你厲害！劉全泰想罷，復陪笑說道：「我早已說了：我們都是肉眼，不識英雄！於今誰還敢說你是賊咧！這誣告的罪，不待你說，敝東知道了，必然重辦！」劉全泰正在這裏說着，忽聽得外面一陣歡呼之聲，都喊好了！羅老爹來了！劉全泰即撇了向樂山，慌忙往門外跑。

向樂山回頭一看，祇見那些鄉紳，簇擁着一個身材矮小得和十來歲小孩一般的老頭兒進來。鬚髮都漆黑，若不是皮膚露出蒼老的样子來，誰也得說這人不過四十歲。穿着一身金黃色的葛布衫褲，左

手提一根三尺多長黑中透亮的旱烟管，有大拇指粗細，估量那旱烟管，必是純鋼打就，加上了一層退光漆，提在手中，似覺有些兒分兩！右手握着一把極大的蒲扇，像他這們小小的身材，足夠當一把雨傘用！向樂山一見羅新翼進門，即仰天大呼道：「我久聞羅老英雄大名，不憚千里前來拜訪，那知道羅老英雄的莊客們欺負外路人的本等真大，竟將我繩細索綁在這裏！這難道就是羅老英雄待客之道嗎？」羅新翼聽了，哈哈大笑。走過來，伸手往屋柱上一抹，辨絲線和綁手的麻索，登時如被快刀割斷！向樂山大吃一驚！不由得兩膝一屈，拜了下去道：「弟子今日才求着師傅了！」搗蒜似的一連叩了四個頭。羅新翼忙雙手攙住，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請快起來，同去寒舍，此地真不是待客之所！」向樂山立起身，同到羅新翼家裏。羅新翼拿褲給向樂山換了，將偷來的女褲，還了羅新翼的莊客。

原來衆鄉紳和保正，見劉全泰對向樂山作揖，向樂山又將屋瓦牽掉了許多，恐怕真個把房屋牽倒了！急忙派人飛報羅新翼。羅新翼祇道是有意來炫本領的，所以也使出本領來，赤手劈斷了繩索！向樂山所以吃驚的緣故，就因他自己頭上結的，那絡絲辨線，是野蠶絲結成的，比較尋常絲線，不知要堅牢多少倍？便是用快刀去割，也不容易割斷！爲的是仗着這條辨線打人，若不是特別堅牢，有力的一扭即斷，又如何能當兵器使呢？羅新翼居然能絕不費事的，隨手抹斷！有這種本領，如果動起手來，還經當得起嗎？怎能教向樂山不五體投地的拜服呢？向樂山在羅新翼家，住了半年，得了羅新翼不少的本領！

歸到家中，向閱賢有些不願意向樂山拿着絕頂的天分，丟了書不讀，專練這好勇鬪狠的武藝，教他

和向會賢同去衡陽書院讀書。因那時衡陽書院的老師，是當代經學大家王闖運，向閱賢也是他的私淑弟子。因此致兩個兄弟，趕到衡陽書院去讀書。向樂山祇得重整書帙，跟隨向會賢同去衡陽。在衡陽讀了兩年多書，學問長進到甚麼地步，是摸不着看不見的。但是這兩年中，他們兄弟在衡陽，收買的書板書，却是不少。向會賢自己會刻圖章，凡是他的書，每本上面，都蓋了一個樂知山房藏書的章子。每人有二十六箱。那時衡陽出產的大牛皮衣箱，又堅牢耐用，價值又便宜，向樂山兄弟，遂每人買了二十隻裝書。

二年之後，王闖運走了，換了一個沒多大學問的老師。他兄弟便不願意再住衡陽書院了。因書箱累贅，就雇了兩條民船，裝載書箱，包運到平江河口上岸。兄弟二人，每人坐守一條。當那搬運書箱上船的時候，兩名脚夫抬一口皮箱，祇壓得汗流氣喘，脚夫因爭論要增加力錢，說箱裏裝的不是衣服，衣服沒這們重；必是金銀珠寶，碼頭上的習慣：搬運金銀的力錢，每挑每抬，比搬運穀米什物，須貴三成。向樂山懶得和那些脚夫多說，就依照搬運金銀的力錢給了，也沒說明箱裏全是書籍的話。誰知船戶認真當作是二十大箱金銀，就陡起了殺人越貨的念頭！見向樂山兄弟，都是文弱的書生，年紀又輕，更沒有僕從。這念頭一起，招待他們兄弟，便分外的殷勤，每日好酒好肉的，辦給二人吃！他們初次坐這長途的民船，又在洪楊亂平之後，那知道江湖上的利害，各睡在各人的船上，吃喝飽了，就拿着書看。停船啓碇，以及經過甚麼碼頭，全不過問。船行了四日，船戶祇因沒有好下手的地方，遂商量這夜並不停泊，在江心

動手。

這夜的月色很好，向樂山坐的這條船在前，向會賢的船在後，相離有半里河面。向樂山生性本來喜酒。尋常的民船，照例黃昏時就停泊不走了；有時恐怕趕不上第二個埠頭，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就停了；從來不曾坐過在月夜行走的船。這夜倒覺得很高興！獨自拿了一壺酒，坐在船頭上，旋喝旋觀玩夜景。正在喝得有八成醉意，忽聽得身後腳步響，以爲是船戶撐腰篙的，懶得回頭去看。手裏端着酒杯，剛待往嘴邊送；陡覺有人一把將自己的辮髮揪住！向樂山醉意闌珊中，也不問揪辮髮的是誰，祇將頭向前一點，就聽得拍的一聲，把那人一個跟斗，栽到前面船板上；觸眼即見那人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這一來，却將酒意驚退了！拔地跳起來，一腳點住那人胸膛。回頭看船裏，又躡出一個拿刀的人來！見向樂山腳點住了一個，他也不識進退，亮刀直劈過來。向樂山那有心思和他動手！一見腦袋，辮尾如流星一般的，一繞就繞着了那拿刀的手腕，順勢一帶。洪矮牯、周敦五那們本領的人，尙且受不了一辮尾！船戶能有多大的本領？被這一帶，如何能立腳得牢？撲面一跤，也跌倒在船板上。向樂山拾起一把刀，指着二人問道：「快說！後面那條船，和你們夥通了沒有？如何相離得這們遠？」船戶道：「夥通是已夥通了；不過他們已經動手沒有，就不得而知！」向樂山聽了，心裏登時慌急起來！想放起這兩個船戶，敢掉轉船頭迎上去？又怕船戶知道事情敗露了，沒有好結果！一放起來，就赴水逃命自己？又是一個不會水的！待將船戶細縛起來罷？自己一個人，如何能駕的這們重載的船？雙珠一轉，想出了一個計策來！丟

了手中的刀，就船頭上的鐵鍊，細好了一個，由他躺在船板上，才將腳點的這個提起來，也用鐵鍊鎖住了他的雙腳，一端結牢在桅柱上。提了一片櫓給他，拿刀在他臉上，晃了一晃道：「你若敢不盡力的搖櫓，祇這一刀，就要了你的狗命！你想逃是逃不了的，祇要能趕的上那條船，我決饒了你的性命！」船戶到了這時，那裏還敢違抗！自然是盡力的搖櫓。向樂山安置了那個，才將這個躺着的鐵鍊解了，一手拿刀，一手拖着船戶到後梢，喝教他掌舵，將船掉頭。向樂山知道自己哥子文弱，這回十九是死，祇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疊連聲的催着快搖！自己手扭住掌舵篷的辮子，探身船篙上，向前頭江面上望。直追趕到天明，不見那條船的蹤影！祇得又拿刀逼着船戶說，看他們原約了，在甚麼時候動手的？船戶說：並不會約定時候，誰先得手誰走！大概那條船動手得早些，所以先回頭跑了！向樂山料想自己的哥子是死了！不見得能追趕着！不如就近且將這兩個強盜，送交地方官，訊實了口供，得了那夥強盜的巢穴所在，再去緝捕！倘我自己一個不小心，連這兩個也逃了，就更費手脚了！當下就問船戶：追到了甚麼地方？船戶說是湘潭。向樂山教把船泊了，用繩索牽了兩個船戶，連同那兩把刀，親自送到湘潭縣。

那縣官聽說是盜案，立時坐堂提問。問出那條船上同夥的，也是兩個人。一個姓林名桂馥，原籍是廣西人。十幾歲的時候，被洪秀全的軍隊，擄在營中喂馬。隨營進湖南，在衡州一個山上，照管數十匹馬吃草。忽然有一匹馬，失脚從山岩上跌下，跌斷了一條腿。林桂馥怕回營受責罰，就逃到衡陽，在一個船戶家當腰篙，後來自己做了一條船。還有一個，是林桂馥雇的夥計，姓張，因為個鬚髯頭，同伴都呼他張鬚

子；不知是湖南那一縣的人。縣官又問明了林桂馥在衡陽的住處，行文去衡陽縣緝拿。向樂山自請同去，縣官自然許可。到衡陽訪擊了半月，不僅林桂馥不曾回衡陽，連那條船都沒人看見在衡陽一帶露過眼。向樂山祇得痛哭回家，將遇難情形告知向閔賢。即日又馱了個包袱出門，誓必尋着林桂馥，替兄報仇！

因林桂馥是個船戶，在江河裏的日子多，在陸地上的日子少，遂也投進衡陽的船幫，充當船夥。終日在江河裏明查暗訪，足足查訪了三年。凡是湘河裏的船隻，祇要船桅一入向樂山的眼，就能認識這船是誰人的，單單不見有林桂馥那條船。問一般船戶，也都說：近三年來，林桂馥的船，不知怎的，不在湘江河裏行走了。向樂山見訪查沒有下落，出門的時候，原發誓：此去不能替遇難的老兄報仇雪恨，決不轉家鄉！於今在苒三年，兄仇未報，那有心情，那有顏面回家見人呢？仇人既不在湘江河裏，船夥也用不着再充當了！辭卸了職務，既不能歸家，復無心謀幹甚麼差事，東飄西蕩的，竟像是一個流落江湖的人！有時喝醉了酒，就獨自跑到高山頂上，放聲大哭，哭疲了，便倒在岩石上睡覺。無論甚麼人和他談話，他總是搖頭不答！

他這日忽走進嶽麓書院，每間齋舍，他都去揭開門簾看看。住齋舍的人，也沒注意。其中有一間書齋，陳設得十分整潔，床帳都極其華麗，是新寧縣一個豪華公子住的。這位公子，因有事回新寧縣去了，書齋空着沒人住，也沒託朋友照管。向樂山本來與這位公子熟識，便扭斷了房門上的鎖，在書齋裏住着。

這夜睡到半夜醒來，見腳頭有一人睡着，鼾聲震地。向樂山疑心是室主人回來了；連忙坐起來招呼。祇見那人翻轉身又睡着了！向樂山看那人腳上穿着一雙草鞋，知道不是室主人。抬頭看了看門窗，仍是嚴封未動！暗想：這人必有些來歷！若是尋常穿草鞋的人，不但不能進來，並不會有這種舉動！我倒得推醒他，問他一個明白，看他如何進來的？隨伸手在這人體上，搔了幾下，祇聽得這人口裏，含含糊糊的罵道：「半夜三更的，不好生睡覺，要這們大驚小怪的，鬧些甚麼！」罵完，鼾聲又起了。向樂山越覺得不是尋常人的舉動，便也不再搖他了。打算等到天明了，再和他談話。不料自己再睡了一覺醒來，已不見那人的蹤跡了！忙起來檢點門窗，仍舊一些兒不會啓動！不覺連連蹀脚道：「可惜，可惜！有這般異人，同睡一夜，竟一無所獲的，放他走了！」獨自歎惜了一會，也無計追尋，悶悶的過了一日。以爲再沒有這們好的機會了！第二夜才要入睡，即覺得床帳微微的一動，驚得睜眼一看，昨夜同睡的那人，又睡在腳頭打呼了！也不知道從何時睡下來的？這番那肯怠慢！翻身跳了起來，顧不得那人生氣，連推帶搖的說道：「你是那裏來的？也不問這房裏的主人是誰，就敢睡一夜，又睡一夜！」那人就慢騰騰的坐了起來，迷離着兩眼，望了向樂山一望，笑道：「你若是在這房裏的主人，我也應該對你講一個禮節！一般的偷住人家的房間，管甚麼睡一夜兩夜？」向樂山見那人是一個游方道士的裝束，領下一部花白鬚鬚，年齡約在五十以上；說話聲音宏爽，滿臉帶着笑容。遂點了點頭，說道：「話雖如此，但也應分個先來後到，不過我此時也不問這些了。道人適從何來？怎麼來去全無聲息？」道人哈哈笑道：「你都不用問我！今夜月色

大佳，我的瞌睡，既被你鬧醒，且帶你去雲麓宮玩玩！」向樂山道：「月色雖好，但此時已過了半夜，等我們走上雲麓宮時，月已卸山了，還有甚麼可以賞玩咧？」道人又是一個哈哈道：「沒有月就賞日，又有何不可？人家說讀書人，固執不通！果然果然！」向樂山從來不曾被人罵過固執，祇得也笑道：「既如此，就走罷！」說着，待伸手開門。道人一手挽了向樂山的手道：「但閉上眼，不要害怕！」向樂山知道道人非凡！即依言將雙目緊閉，祇覺得兩脚一軟，身體就飄飄的往上陞騰；心裏還害怕頭頂撞着天花板，誰知竟是一無阻擋！正在詫異，兩脚忽踏了實地。道人更高聲打着哈哈道：「你看，這是甚麼所在？」

向樂山將兩眼一開，祇見一座巍峨的雲麓宮，被清明的月色籠罩着，彷彿如水晶宮殿一般。低頭看湘河裏的水，光明澄澈，映着皎潔月光，曲曲彎彎，宛如一條白銀帶。抬頭遠望長沙城，但見萬家烟霧，沉寂無聲，幾點零落斷續的漁火，和寒星雜亂，辨不分明。不覺失聲叫道：「妙啊！像這般的夜景，人生能得幾回領略！」口裏一面叫妙，心裏一面轉念道：「這道人若不是神仙，何能有如此道術？我數年在外尋師，於今得遇着這樣的人物，真算得是三生有幸了！豈可錯過？」隨即雙脚往地下一跪，朝着道人叩頭道：「師傅兩夜來和弟子同睡，必是憐念弟子，兄仇未報，特來指引弟子一條道路的；弟子祇要報了先兄的仇恨，此後有生之年，願終身侍奉師傅！」說罷，想起自己哥哥子遇難之慘，又放聲痛哭，連連叩頭不止。道人扶起向樂山說道：「容易，容易！自有你報仇雪恨的一日！」向樂山聽說容易，才轉悲為喜，立起身問道：「弟子的仇人在那裏？求師傅指示！」道人搖頭道：「等歇再說罷！」向樂山料想拜了有這般

道術的師傅，兄仇是不愁不能報的了！心裏頓時高興起來！見湘河裏的水，光平如鏡。他自從行刺岳州知府不着之後，恨自己不會投石子，時常練習打石子。他的石子打的最遠，又有準頭。這時心裏一高興，就從地下拾起一個石子來，望江心中打去。在嶽麓山頂上望湘河，覺得就在眼底，其實距離有二十來里。任憑向樂山如何會打石子，那裏能打倒二十來里遠呢？自然石子打去，江心中毫無動靜，落在半山中草地上，連一些聲息也沒有！道人在旁看了，反操着手大笑。笑得向樂山紅了臉，對道人說道：「從此地到江心有二十里，師傅能打得到江心麼？」道人笑道：「打到江心算甚麼？我還要打破這個月光呢！你瞧着罷！」隨手拾了一個碗大的石頭，對準江心拋去。那石頭破空的聲音，比響箭還大，接着就是那鏡面也似的江水，正在月影當中，忽起了一個盤籃大的濺花，一剎時牽動了滿江的波紋；好一會，那撲通的聲浪，才隱隱的傳入耳鼓來；月影在水中，祇管搖搖不定！這時向樂山心裏又驚又喜的情狀，真是形容不出！連忙向道人說道：「師傅務必將這本領，傳給弟子！弟子將來與仇人相遇的時候，有了這種本領，那怕相隔二十里，祇要看得見，便不愁他跑的了！豈不痛快嗎？」道人點頭笑道：「容易，容易！你此時腹中，覺得有些飢餓了麼？」向樂山正苦飢餓，便答道：「飢是飢了；但如此夜深，有甚方法，弄得吃着呢？」道人照來時的模樣，一手挽了向樂山的手，喝聲閉目。這番又覺與剛才來時的情形不同：來時是步步往上騰高，耳中並不聽得甚麼聲息；這番雖一般的兩脚一軟，身體凌空，但耳中聽得呼呼的風響，身體却一步一步的往下降；兩脚未踏實地之先，耳裏已聽得有更鑼之聲，隨即着地，睜眼一看，祇喜

得向樂山跳起來！不知二人飛到了甚麼所在？且待下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向樂山遊學數年，始得一羅新翼；足證求師亦非易事也！然世有已得良師，而猶弗努力向學者，豈非如入寶山，依然空手而回？惜哉！

向會賢之死，實出二人疏懶大意之故！會賢咕嚕終日，窮研經史，本不知江河艱險，到處危機！惟樂山頻年在外，當諳一二，乃偶一大意，慘折雁行，江心蹀足，返棹恨遲，讀書至此，不禁廢然興歎！其實作者故弄狡獪，將藉此引出下文之與笑道人相晤耳！

話說他們二人把步位守定，於是就要動手起來了，朱鎮岳的寶劍，出自名師傳授，果然名下無虛，李秀英的雙刀，却也自不惡，曾下過一番苦工夫的，所以兩下打在一起，但見劍擋刀，劍氣如虹；刀架劍，刀光如雪；一時竟分不出甚麼勝負來；打到數十回合後，李秀英見還不能取勝，心內不免有些着急，便覷一個空，舉起雙刀，很命的向朱鎮岳砍來，朱鎮岳不慌不忙的把劍擋過，在收回劍來的時候，劍鋒輕輕在李秀英肩上一拂，秀英併沒覺得，朱鎮岳停劍笑道：「姊姊的本領，果是不凡，算我輸了罷！」李秀英住了手，真以為自己是勝了，面上滿露得意之色，向衆人說一聲少陪，翩翩的走向裏去了，關於朱鎮岳和李秀英以後的情形，在《江湖小俠傳》裏，寫得有一聲有色，十分動聽，恕我不能一一寫出來了！

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拜師墳痛哭萬載縣

話說向樂山腳踏實地後，睜眼一看，認得是長沙城裏的八角亭。兩邊所有的舖戶，都關門深入睡鄉了；除大鋪家門口懸了幾盞簷燈外，沒一些兒燈火。道人向前走着道：「跟隨我來！」向樂山跟着走了一箭之地，道人停步指着一家小舖戶，說道：「你看這家準備了點心，等我去吃！」向樂山看裏面尚有燈火，舖門也是虛掩着，祇是心裏不相信，真個準備了點心在那裏等。不敢過去推門。道人笑推向樂山道：「怕甚麼，如何不推門進去呢？」向樂山祇得上前把門一推。原來是一家小小的點心舖子，房中懸了一盞滿堂紅的油燈。灶上一個蒸籠，蒸得熱氣騰騰的，一個腰繫圍裙的小夥，靠牆壁坐着打盹。幾張破舊的小方桌，也靠牆壁放着。房中沒第二個人。道人走過去，將那小夥計的肩膊一推道：「快把蒸好了的點心拿過來！」那小夥計被推驚醒起來，揉了揉眼睛，望了道人一望，也不說甚麼，好像是約會了，走到灶跟前，從鍋裏將蒸籠端起來，拿了一個大磁盤，檢了一盤熱烘烘的饅頭，攔在桌上。道人先就上首坐下來，指着饅頭對向樂山道：「你儘量吃罷，蒸籠裏還有的是呢！」向樂山不知師傅是甚麼神通，這時候真個有人準備了點心在這裏等。腹中既是飢餓了，也就不客氣，拿起來就吃。向樂山的食量本大，片刻如風捲殘雲，一頓把大盤饅頭吃了。道人問：「再能吃得下麼？」向樂山吃了這一大盤饅頭，已是很飽，回說不能吃了。道人叫小夥計過來，說道：「賸下的饅頭，都給你去吃；你領我們上樓去睡罷。」

小夥計應着是，點了一個紙撻，在前揚着引道。道人挽着向樂山，跟在後面。一把小扶梯搭在一個灰塵積滿了的樓口，小夥計一面向後揚燃紙撻，一面用左手扶着梯子上去。道人復推着向樂山道：「你先上去，我出外小解了就來。」向樂山更是莫明其妙，怎麼忽然跑到這裏來睡呢？這裏分明是一個小小的點心店子，又不是飯店，怎麼能留客人歇宿咧？這不是奇怪嗎？心裏旋揣想着，旋舉步跟着爬上扶梯。小夥計吹燃了手中紙撻，就壁間一碗油燈點着，撥了撥燈芯，自反身下樓去了。

向樂山看這樓上，無一處不是灰塵堆積。兩條單樑，擱着幾條木板，架成一個僅够睡一人的床，也懸掛着一條烏陶陶的破夏布帳子。樓上並沒有可坐的椅櫈。床檯上放着一個極大極粗劣的木樹，樹門已破爛了一扇，沒了斗筍，不能安上去；就一頭擱在樓板上，一頭靠着木樹，把樹遮掩了，不知樹裏有甚麼東西沒有。因才吃了那一大盤饅頭，不想便睡，又見師傅小解去了，不會上來，也得等等！閒着無事，就輕輕將這扇破了的樹門搬開來，靠壁放了；看那樹裏，竟是塞滿了一櫥的舊書。心裏更覺詫異：怎的這樣點心店裏，却有這們一大櫥的書籍？隨手拿起一本來，就油燈下，拍去了灰塵一看。這也應着小說上的套話，所謂不看猶可！這一看，祇驚得兩手抖個不住！原來這本書面上，明明蓋着一顆樂知山房藏書的圖章。急忙換一本看，也是一樣。連看了幾本，知道用不着再看了。禁不住兩眼的痛淚，紛紛掉了下來！放下手中的書，打算等師傅上來，定計捉拿兇手。但是等了好一會，那有師傅上來呢？心裏才恍然悟道：「原來是他老人家，指引我到這裏拏兇手的！」手不待說，必就是這店裏的主人！好在那林桂馥的模

樣，見了面，大約還可認識！事不宜遲，趁他們這時睡着了，掣了細綁起來，等天明送到長沙縣去。」想罷，反轉身走到樓口，恐怕扶梯響動，驚了兇手，就樓口往下一躍，賽過秋風飄落葉，着地全無聲息。尋那小夥計，已不在這房裏了。那盞滿堂紅，原有四個燈頭，此時已吹熄了三個。向樂山搬了張椅子墊腳，將燈取了下來，端着照進左邊一間房裏。

向樂山從那回遇難之後，卽花重價買了一把極鋒利的小匕首，連柄才得九寸三分長，拇指粗細的鐵釘，祇要將匕首輕輕一按，登時兩段，並且截下去，沒有聲響。終日帶在身邊，不曾片刻離過。此時從腰間抽了出來，去了皮鞘。看那房裏，也是開了一張單槩架的床，掛着藍布帳子，帳門放下了；地下有兩雙破鞋。向樂山放下那燈，撩開帳門，看了一眼，一頭睡着一個男子，認得睡在外邊的這個，就是那小夥計；裏面的像是很有些年紀，不是林桂馥的模樣，也不像那條船上的船夥。但也不管他是誰，且細綁起來。再說，祇是身邊沒有繩索，一時却怔住了！舉眼向房中四處一望，見房角上放着一個吊桶，桶口盤了一大捲棕索。原來這時長沙城裏的居民，飲的是河水，用的是井水，每條街上，或是巷子裏面，都有吊井，各家自備吊桶，打水就帶去，打完了，又帶回來，所以這房角上，放着這個吊桶。向樂山立時將桶索解下來，本就想這們將二人細綁做一塊。祇因見這兩人是兩個笨貨，被人細醒了，必然閉着眼亂喊，就拿匕首去嚇他們，他們閉着眼，也不看見！不如將他們推醒，再拿刀嚇他，他知道怕死，就不敢聲張了！果然把二人喊醒明白了，拿匕首往他臉上一亮，低聲喝道：「敢做聲就是一刀！」卽嚇得篩糠一般的祇抖，連哼

也不敢哼一聲！顛倒着細綁起來。割了兩片帳門布，揉成兩個麻核桃，塞了一個。在那年老的口裏，留着這個小夥計，問道：「你這裏的老闆，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是那裏人快說出來，一些兒不干你事！」小夥計戰兢兢的答道：「我我我這裏的老闆姓張，沒沒沒有名字，就是這城裏的人。」向樂山知道就是這條船上的船夥張鬍子。接着問道：「他睡在那間房裏？」小夥計道：「他和老闆娘同睡。」向樂山氣得在小夥計身上踢了一下，罵道：「我問你他睡在那間房裏？管他和誰同睡！」小夥計痛得彈了幾彈，說道：「老闆娘就睡在這間房的後面房裏。」向樂山忙看這房的木板壁上，有一個單扇的門，隨將手中的麻核桃，塞入小夥計口中，走到那房門口，試推了一下，推不開！即拿匕首截斷了一門邊斗筓，啞的一聲開了。

這時的天色已亮，房中看得分明。張鬍子已醒來，先聽得隔房說話，以為是小夥計和燒飯的起來了；及聽得房門響，響聲又不尋常。他是個犯罪心虛的人，那有不驚慌的！一翻身爬了起來，大聲問道：「誰呢？」向樂山一蹤步，已到了床跟前，隨口應道：「是我！」張鬍子把帳門一撩，伸出那個鬚頭來。向樂山是何等的眼明手快？一見那鬚頭，就看出是那個船夥。那船夥却也看出是向樂山了，祇苦於帳後沒有可逃的路，只能挺身出來，打算和向樂山拚命廝打。他還不會知道那夜前條船上劫搶的情形，一响總以為是一般的得手後，遠走高飛了。這時見了向樂山，心裏雖然疑惑，祇是還沒想到向樂山有多大的本領。又欺向樂山祇一個人，手中僅拿着幾寸長的兵器，所以並不懼怯！他也略懂得幾手拳腳，握

着拳頭，向樂山撲來。樂山到了這時，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張鬍子這點兒拳腳，那有他施展的分兒？一辮尾掃過去，就把他拖翻在地，用腳踏住了胸脯，回頭見帳勾上掛着一條絲腰帶，順手取下來，細了張鬍子的手腳。張鬍子的老婆，是新討來的，不知就裏，祇道是強盜來劫搶，躲在被窩裏，張開喉嚨，大喊救命。樂山因他是婦女，又睡在被裏，不肯動手去網他，也不阻止他喊叫，自將張鬍子提到外面。忽聽得大門外，有人搥門，並高聲問裏面甚麼事。樂山跑到大門跟前，開了大門，見門外立着幾個做生意的人，打量了樂山兩眼，正要開口問話，樂山已對他們拱了拱手道：「請諸位街鄰進來，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奉告！」那幾個街鄰，見樂山手中，拿着明晃晃的匕首，又聽了喊救命的聲音，都以為必出了殺人的案子！一個個嚇得不敢進來，立在後面些兒的，一低頭就溜跑了；立在前面的幾個，回頭見同來的溜了，也想溜開！樂山笑道：「我又不是強盜，又不是兇犯，好好的請諸位進來談話。這也怕甚麼呢？但請放心，決不是連累諸位的事！」幾個街鄰聽得這們說，才放大了胆量，跟着樂山進房。見張鬍子被網在地，左邊房裏，又顛倒細着兩個夥計。一個個望着樂山發怔。樂山收了匕首，從容對街鄰述了一遍三年前兄弟遇難，及自己出門尋仇的情形，接着說道：「今日才捉着了這個張鬍子！所以驚動了諸位街鄰！」那些街鄰聽了樂山的話，沒一個不佩服樂山是個豪傑，也沒一個不罵張鬍子是個沒天良的惡賊！樂山就託街鄰代雇了幾名脚夫，抬了樓上那些書籍，樂山親手牽了張鬍子，和那兩個夥計，一同到長沙縣衙裏。

縣官見是盜案，自然立刻陞堂審問。張鬍子無可抵賴，祇得招承了和林桂馥同謀。並說：當時是二人同動手，把向會賢從床上拖下來，殺死後，截成無數小塊，裝入一個大罈子裏，投下江底。當夜停泊在一個小河汊裏。打開皮箱一看，誰知盡是書籍，口口如是，當下悔也無及！林桂馥分了十二箱書，說是要回廣西，自駕着船走了。我得了八箱書，也沒用處。我也沒有兄弟，父母是早年亡過了，祇有個姑母，住在易家灣。和林桂馥拆夥後，就寄住在姑母家裏。祇因沒有生活，瞞着姑母，作了一次賊，偷了幾件衣服，一百五十兩銀子，就到八角亭開點心店。劫來的八口皮箱也賣了，祇剩了這些沒用的書，零零碎碎的，也不知已燒掉了多少；留下來的，不過十分之一了！這也祇怪新討來的這個老婆！他說：這些書，留了有用處，問他：甚麼用處？他說：可以留給將來生下了兒子長大了的時候好讀。因此就做一個破木櫥裝了，擱在樓上。那樓上是給小夥計睡的，從來沒別人上去，不知怎麼會發覺的？縣官教招房錄了供。就問那小夥計：怎的會把向樂山引到樓上去？小夥計供說：我這日早起，因烘老麵，隨手從櫥裏帶了一本爛書下來，撕了好引火。沒燒完的，就丟在門角落裏。我在這裏，當了一年多的夥計，常用爛書引火。近來討了老闆娘，雖不教我再用，然間常燒幾本，老闆娘就見了，也不說甚麼。我貪圖爛書容易燒着，每次烘老麵，就拿一本。這日我正將燒剩下來的，丟向門角落裏，忽有一個道人，打門首走過，見我燒書，連忙說：罪過，罪過！擗腰拾起我丟下的書，看了一看，問道：「你燒書不怕罪過，難道你東家也由你嗎？」我說：「是東家教我燒的，有甚麼罪過？」道人又問：「我東家有多少書教我燒？怎麼有書要燒掉？」我說：「有好幾箱，

特爲收買了燒的。」道人笑着點頭。問：「書都擱在那裏？」我說：「都擱在我睡的樓上。」道人還待問，我因有事走開了，道人也走了。過了兩個多月，直到前日，道人復來店裏吃點心，祇吃了兩個饅頭，臨走給我一吊大錢。說我是個好人，窮得可憐，多給我些錢，好買件衣穿。我謝了道人收了。昨日黃昏時候，道人又來店門首，把我招到外面，說道：「我今晚要請一個朋友，到你這店裏吃點心。我此時給你二兩銀子。你做好一籠饅頭，三更後蒸着時候，你能等到那們遲久麼？」我看有二兩銀子，昨日那道人又給了一吊，有甚麼不能等呢？卽一口答應道：「無論要等到甚麼時候都使得！我橫豎拚着一夜不睡就得了！」道人見我肯了，又拿出一兩銀子道：「再給你一兩銀子。我請的那朋友，沒地方睡覺，在這裏吃過點心，就借你的床睡一覺。你若怕你東家罵，便不要對你東家說，祇睡一覺就走。你真能拚着一夜就行了！」我見道人的銀錢，這般鬆動，心想：我是一個光身漢子，那裏怕人粘刮了我甚麼？去床帳都是老間的，也值不了幾文錢！不怕人偷了去！並且我把床讓給人睡，我自己仍可同燒飯的睡，更不必坐一夜，樂得多得一兩銀子！便也一口答應了。誰知道人引來的朋友，就是這人！說時，指着向樂山。縣官問向樂山：那道人是誰？向樂山將前昨兩夜，在嶽麓書院遇見道人時的情形說了。縣官連連點頭歎道：「誠能通神！至誠所感，仙佛自來相助！」

向樂山等到定了案，將張鬍子處決了；才歸家報知向閱賢。向閱賢幾年來，因二弟慘死，三弟出外尋仇，不知下落，心中終日悲痛。又加以連年荒歉，書生本來不善營運，家境便一日不如一日，益發憂思成

疾等到向樂山報了仇回家，向閱賢已是病在垂危了；聽說仇已報了，即含笑而逝。向樂山遭此情形，哀痛自不待說！經營了喪葬，幸得向會賢娶妻得早，已生了一個兒子，這時已有五歲了；向閱賢的子，也有十來歲了。

向樂山因喜武藝，不肯娶妻；頻年在外飄流慣了，在家安身不住！祇惜在嶽麓山上，不曾問明師傳的住處，不好去那裏尋訪。忽然想起萬載的師傅羅新翼，已有幾年不見了；何不去探望探望？於是從家裏動身，到得羅新翼家裏，才知道羅新翼也已死去半年了！向樂山跑到羅新翼墳上，痛哭了一場，也不再去羅家了。獨自悽悽惶惶的，並無一定的方向行走。滿心想去廣西，尋找林桂馥；祇因不知道林桂馥是廣西那一道的人，又不是有名頭的人物，躊躇不好向那條路上去找。正打算且去廣西，仍裝作游學的，到處行走，或者機緣湊巧，也有狹路相逢的一日！却因近來憂傷過度，酒也喝的太多了些；不料在萬載一家火舖裏，生起病來！像向樂山這樣年輕練武藝的人，不容易生病；一生病就不是輕微症候！火舖裏的主人，怕他死了麻煩！逼着要向樂山挨出門外去死。向樂山又是傷心，又是忿恨，也無法反抗，祇得勉強挨出火舖門；行不到兩箭路，就昏倒在草地上，不省人事了！不知向樂山的性命如何？且待第十八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作者寫向樂山傳，洋洋數萬言，敘述不厭細詳，蓋向樂山亦崑崙派之重要人物也！下回入解清揚傳，將敘智遠仙跡之前，先以笑道人一事一引，則下文愈覺奇特；或病其誕，余謂不如此，

即不足當奇俠之稱也

向樂山所遇道人，言語恹恍，行踪詭秘，嶽麓山頭，夷猶杳渺，飄飄乎有遺世獨立之意！作者雖未指明爲誰，而讀者早知其爲笑道人矣！嗚呼！世果有笑道人其人歟？余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上略」話說歐陽越盦吸烟要用這們粗一根南竹，將竹節打通，用這們大的瓦罐做烟斗，要要兩個人裝烟，兩個人掌火，祇顧張開口吸，還要一張大白紙，貼在壁上，吸完了，便在白紙上玩把戲，你們照我說的辦；衆親戚聽了，不多工夫，就辦好了；越盦吩咐將旱烟皮絲烟，同裝在瓦罐裏，用火把當紙捻，然後自己張開口，啣着這大旱烟管，呼呼的向肚中吸下去，一點兒烟不噴出來，吸完一罐，接着又裝一罐，看的人都驚得吐舌不已，總共六七觔烟，能裝多少罐，祇一陣就吸完了，隨即又將三四十盒紙烟搓散裝上，幾口便吸完了，笑向衆親戚道：「請看我的把戲，說時走到張貼的白紙前面，對着白紙凝神注目了一會，祇見他吹笛子也似的撮聚着上下嘴唇，吹出一股青烟來，如縷不絕的，向白紙上盤繞；最奇的是烟凝聚在白紙上，久久不散，口裏不停歇的越吹越有，紙上便凝聚得越積越多，漸漸的紙上容納不下這許多烟了，就彷彿山岫生雲，緩緩的向天空舒展，轉眼之間，彌漫全室，將近吹噓一刻鐘，越盦口中的烟，好像已吹盡了，不知顯的是什麼本領，且俟下回再寫。

第十八回 小俠客病試干飢聞 老和尚靈通八百魚

話說：向樂山勉強挨出火舖大門，行不到兩箭路，就昏倒在地。這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曠野寒風，已是侵肌削骨。幸虧向樂山得的是火症，在草地上睡了一夜，次日倒清醒了。祇覺得肚中飢餓難挨！想回到火舖裏去，買些飯吃，又苦身邊一文不剩！料想這個沒有天良的火舖，不給他錢，決不會有飯給人吃！遂極力掙扎起來，打算找一個大戶人家，去討些飲食。行了半里多路，忽見前面山坡下，有兩條極雄壯的牯牛，在那裏拚命相鬥。兩條牯牛的角，都有兩尺多長；兩個牧牛的小孩，各自牽着牛綯，用力往兩邊拉扯。但是兩牛鬥紅了眼，那裏拉扯得動呢？都急得哭着叫喊起來！向樂山滿想上前，將兩條牛分開；奈自己大病之後，恐怕敵不過兩牛的力量；沒得反被牛鬥傷了，給人笑話！祇是兩牛正當住自己的去路，山坡下的道路又仄；兩牛既鬥紅了眼，打那跟前經過，也得提防被那長角挑着！

正在旋走旋計算，應如何才好過去，祇見從山坡裏，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穿着得十分華麗，相貌也生得十分清俊。左手把着一張朱漆彫金雙絃小彈弓；右脅下懸着一個花繡彈囊。笑盈盈的走了下來，開口問兩個牧童道：「你們哭叫些甚麼呢？牯牛鬥架，不是很平常的事嗎？」即聽得兩個牧童答道：「解少爺那裏知道？像這般的鬥架，輕則把角拆斷，重則兩牛都得鬥死！拆斷了角，也是成了廢牛了！」那童子笑道：「你們有綯在手裏，也拉扯不動嗎？」牧童道：「我們實在不能再用力了！若一下扯缺

了牛的鼻間，就更沒有法子了！」童子笑着向牛跟前走，牧童連忙止住道：「解少爺快不要上前去！兩條畜牲都紅了眼，把你挑傷了，我們更該死了！」那童子也不答話，一伸右手，握住一條牛尾，回頭教牧童讓開。牧童忙往旁邊一讓，那童子拉住牛尾，向後便退，將那條牯牛，拖退了丈多遠。牯牛被拖得嗎嗎的叫！但是拖退了那條，這條却趕上去鬥。讓路的牧童便連聲叫苦道：「解少爺專拉我的牛，我的牛太吃虧了！」童子聽了，即停住腳，用手在那牛屁股上，向前一推，這條牛抵不住，也往後退。嚇得這牧童避讓不迭，也連聲嚷道：「解少爺幫着他的牛，鬥我的牛，我的牛不太吃苦了嗎？」

向樂山立在一旁看了，不由得暗暗納罕！心想：這個孩子的力量真不小！看他的衣服氣度，可知是一個富厚人家的少爺！我今日窮途落魄，能在他跟前，顯點兒本領，倒不愁得不着一頓飲食。祇恨我這時，偏在大病之後，又饑瘦無力，這便如何是好呢？心中一急，忽生出一個計較來。思量羅新翼老師傳授的千觔閘，還不會有機會使用過；這時正需用得着，何不試他一試？主意已定，便不遲疑，趁那童子把兩牛推走的時候，幾步走到兩牛當中，一手按住一個牛頭，口中笑道：「你們都用不着爭論，等我來替兩牛講和罷！」話沒說完，兩牛被按得都跪下了前蹄，不能再鬥了。向樂山隨手一帶，兩牛都睡倒了，口流白沫，兩眼翻白。原來：這種千觔閘，又名重拳法，並非實在工夫，乃是一種魔術。不過極不容易鍊成。鍊了和實在工夫一樣，隨時隨地都能應用。那怕籃盤大的麻石，運用千觔閘一掌劈去，能立刻劈成粉碎。不問有多們壯健的牛馬，一遇千觔閘，就壓得伏在地下，動彈不得。本人坐在船上，可用千觔閘將船壓沉。會

使千觔開的人，使起法來，任憑多少人也拖扯不動！就祇動手和人較量武藝的時候，却用他不着！向樂山這時用千觔開，將兩牛壓服！那童子果然驚異的了不得！慌忙走過來，請問向樂山的姓名。向樂山把姓名說了，也回問他。他說：姓解，名清揚，定要請向樂山到他家去。向樂山巴不得有此一請，隨點頭應好。正要舉步跟着解清揚走，兩個牧童同時放聲哭道：「你這人把我們的牛打死了，就想這們走嗎？」向樂山回頭笑道：「我何嘗打死你們的牛！這兩條牛，不都好好的活在這裏嗎？」牧童不依道：「既是活着的，如何不動一動呢？」向樂山道：「要他動很容易，我一走他就會動了！」牧童那裏相信，四隻手將向樂山的衣角拉住不放。解清揚見兩牛躺在地下，祇是喘氣，也祇道是要死了！便教牧童鬆手道：「打死了牛沒要緊，算是我打死的便了！」牧童見解清揚這們說，才把手鬆了。向樂山道：「兩牛因鬥疲了，又被我一按，所以躺在地下不能動彈；過一會就要起來的！」

向樂山跟着解清揚轉過山坡，走到一所樹林密茂的莊院。解清揚道：「這就是寒舍了！」向樂山看那莊院的規模，比陶守儀家，還要宏大；一望就知道是一個貲產雄厚的紳耆家。解清揚引向樂山進了大門，祇見幾個青衣小帽的人，從門房裏出來，垂手侍立的迎着。解清揚把頭略點了點，問道：「老太爺已起床了麼？」中有一人搶着答道：「已起床好一會了。剛才還傳話出來，請少爺回來的時候，趕快上去呢。」解清揚也不答話，側着身體，讓向樂山到裏面一間書室就坐。隨告罪說道：「且等小弟進去稟明家祖，再出來奉陪。」向樂山連說請便。解清揚進去不一會，即携扶着一個白鬚老者出來。向樂山忙

立起身。解清揚對向樂山介紹道：「這是小弟的家祖。」向樂山搶前一步行了個禮。解太公也忙答禮笑道：「方才聽得小孫稱贊老哥的本領了得！老朽不由的十分欽佩！老哥貴處那裏？何時到敝鄉來的？看老哥的氣色，敢莫是病了才好麼？」向樂山見解太公說話的聲音宏爽，精神完足，全不像是上了年紀的人；料想也是一個有本領的人物！便將自己的身世來歷，略述了一遍。解太公笑道：「原來是羅老英雄的高足，怪不得有驚人的武藝！羅老英雄和老朽最要好，祇可惜我和他相見得遲，他去世得太快！本來打算將小孫拜給他做徒弟的。一則因羅老英雄存心客氣，說自己的本領，不够做小孫的師傅；一則因玄妙觀的智遠禪師，歡喜小孫，定要收小孫做個徒弟；老朽知道智遠禪師的本領，原不弱似羅老英雄；既是歡喜小孫，便算與小孫有緣！當下就依了禪師的。祇是禪師的本領雖好，無如小孫的資性頑梗，何嘗能得着他師傅的好處啊？若承老哥不棄，得便指教指教，老朽真是感激不淺了！」向樂山慌忙拱手答道：「敝老師尚且自知本領不够！小子有何知識，敢當指教的話？」解太公回頭對解清揚道：「向大哥大病新痊，昨夜又露宿一宵，此時必已很泛饑了，還不去催廚房裏，快些開飯上來！」解清揚應着是去了。向樂山正苦不好開口要飯吃，聽了這話，恰如心願。頃刻開上飯來。解太公起身笑道：「怨老朽不能奉陪！寒舍房屋寬大，如不嫌沒好款待，望多住些時，小孫必能得不少的益處！」說完，又叮囑了解清揚幾句好生陪款，挽留多住的話，自支着拐杖進去了。

解清揚陪向樂山吃過了飯，同立在丹墀邊談話。向樂山見丹墀當中，安放着一口絕大的金魚缸；缸

裏養着數十尾鼓眼暴睛的金魚；其中有兩尾最大的，都足有一尺長。向樂山指着笑道：「像這們大的金魚，我還不曾見過呢！大概在這缸裏，已養得不少的日子了！」解清揚搖頭笑道：「前日才弄到這缸裏來。這種金魚缸，那能養成這們大的金魚？這兩尾魚，祇怕再養不上幾日，仍舊得退還原處去呢！」向樂山問道：「這話怎麼講呢？難道這們大的缸，還養不下這兩尾魚嗎？」解清揚道：「不是養不下。這魚是我師傅的，我偷了來，養在這裏。師傅不知道罷，若知道了，不是仍得退還原處去嗎？」向樂山看了解清揚那種天真爛漫的樣子，不覺好笑，問道：「不就智遠禪師嗎？他養了多少金魚？你怎麼偷了來的？」解清揚笑着點頭道：「我師傅前日向我們大家說：他老人家要去西安看個道友，約莫有三四日盤桓，教我們不要到觀裏去。他老人家親手掘了一個魚池，養了一池子的金魚，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這們大一尾。他老人家每日在池邊走來走去。魚都養親了；他老人家立在池子東邊，魚也集聚在東邊，伸出頭來，望着師傅；他老人家一到西邊，魚也立時跟了過去。他老人家臨走的時候，對我們大家說：池裏的魚，是有數目的，少了一尾都知道，誰也不許動他一動！他老人家走過之後，我們商量：這一池子魚，師傅那有數目？一定是怕我們偷，故意是這們說了嚇我們的！不見得偷去一兩尾，他老人家回來，真個知道！大家都說：偷了沒地方養，要我偷到家裏來。我因此就偷了這兩尾！」向樂山道：「從這裏到西安，數千里的路程，怎麼說祇有三四日的盤桓呢？」解清揚道：「我祇聽得他老人家是這們說，也不知道西安在那裏。今日已是三日了；明日他老人家就要回的。回了的時候，我帶大哥去觀裏玩玩。一向樂山以

爲是解清揚聽錯了，決不是陝西的西安！

次日，同解清揚走到玄妙觀。一進觀門，就看見有十多個小孩，年齡都與解清揚鬚髻，分兩行列着，在大殿上練拳脚。一個魁梧奇偉的和尙，反操着兩手，笑嘻嘻的立在旁邊看。解清揚對向樂山道：「師傅果然回來了！立在殿上看的就是！」向樂山看那和尙的年紀，不過四五十歲的光景，一回頭看見解清揚，即大笑說道：「好！偷魚的賊來了！」解清揚臉上一紅，緊走幾步，上前請安。智遠禪師一面扶起解清揚，一面很注意的望着向樂山。向樂山也上前行禮，說道：「久欽老師傅的清德，今日特來叩謁！望賜指教！」解清揚對智遠說了向樂山的姓名來歷。智遠聽了，兩眼祇管把向樂山端詳，好半晌，才連連點頭笑道：「居士已有勝過我十倍的明師，得見交爲幸！指教的話，太客氣，太不敢當！」說着，讓向樂山進方丈裏坐。向樂山因貪看衆小孩練拳脚，立着不動。智遠笑道：「所謂兒戲！這類把戲，祇合教他們小孩玩，那看得上眼！」向樂山看了那些小孩練的拳脚，一個個都老辣異常！穩重的時候，比泰山還穩；輕捷的時候，比飛鳥還輕捷！覺得自己苦鍊了這們多年，若專論拳脚工夫，祇怕不見得能比他們高強多少！口裏不好說甚麼，心想拳脚工夫練到了這些，還說是兒戲，這和尙的本領，就不問可知了！智遠見向樂山看了出神，便望着解清揚道：「既是向居士歡喜看這類把戲，你也使出些兒來，給他看看！你使出來的，或者比他們中看一點！」解清揚有些躊躇，不肯卸衣。向樂山聽得說比他們中看一點的話，遂向解清揚拱手道：「何妨使我開開眼界呢！」解清揚道：「大哥這們高的本領，却來打趣我也罷，橫豎免

「不要現醜的！」隨脫了身上長袍，笑問智遠道：「師傅教徒弟在那裏使呢？」智遠用眼向周圍望了一望，指着殿前豎的兩根椀柱道：「到那上面去使罷！當心點兒，不要給向居士看了，笑話你不成材！」解清揚對向樂山拱了拱手道：「我便遵命現醜了！請大哥把眼光放低些，瞧不上眼，不要見笑！」

向樂山正也拱手答禮。祇見解清揚一蹲身，但覺影兒一閃，便不見了！趕緊回頭看那椀柱，解清揚已使出金雞獨立的架勢；一隻腳立在椀顛上，一隻腳倒豎朝天，貼着耳根。向樂山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好。呼聲才畢，解清揚直挺着身體，往前一撲，貼耳根的那腳，仍貼着不動。那一撲，儼然將要撲下地來似的，嚇得向樂山心裏一跳！思量：那椀顛離地，足有五丈多高；地下鋪的麻石，若是撲跌下來，便是銅打的金剛，鐵打的羅漢，也必跌個粉碎！誰知解清揚立在椀顛上的那腳，竟和釘住了一般；身體撲下來，就倒掛在上面，用雙手抱住椀桿，翻身到了斗內。那斗有見方一丈大小，解清揚就在斗上面，使出許多架勢。一瞬間，已如飛鳥一般的，落到殿上！向樂山口裏不住的叫了不得。解清揚復拱了拱手道：「大哥不要見笑！」向樂山心想：世間有本領的人真不少！祇怪我的眼界太小！我今日既到了這裏，遇了這種明師益友，豈可再和在嶽麓山一樣，當面錯過！還不拜這和尚爲師，更待何時呢？心中計算已定，正待回身向智遠下拜。智遠已伸手挽住向樂山的手，笑道：「請進方丈裏談話。」說時，向衆小孩道：「你們知道我失了兩尾魚，是不會知道的！我池裏共有八百尾魚；於今祇有七百九十八尾。你們不信，且跟我來，數給你們看！偷魚的賊，是解清揚。我也有憑據給你們看！」一面說，一面挽了向樂山的手往裏走。解清

揚已穿好了長袍，和衆小孩一同跟在後面。

走進一個小小的花園。智遠復對向樂山笑道：「我也玩個把戲給居士看！」隨指着園中一個魚池道：「這池是我手鑿的，很費了我不少的精力！」向樂山看那魚池有兩丈多長，一丈六七尺寬，滿池的清水，透明見底，不過五六尺深淺；許多的金魚，在碧綠的水草中，穿來走去；煞是好看！十幾個小孩，都立在池邊。那些金魚見慣了人的，一些兒不畏懼，祇見智遠拿了一根丈多長的竹篙，在池裏趕魚如趕牛羊似的，口裏喂呀喂的，喂了幾聲。那些魚真像通了靈氣，一尾都不敢亂竄，腳頭接尾的，都聚集在一個池角落裏。智遠將竹篙浮在水上，旋做着手勢，旋一二三四的數。智遠口裏報一個數，便見一尾魚從竹篙那邊，躍過竹篙這邊來；數着躍着，一尾也不錯。數到七百九十八尾，再往下數，就不見有魚躍過來了！智遠望着解清揚笑道：「你還想賴麼？你瞧瞧這些魚，那一尾不是睜開眼瞧着你的？他們是怪你，不應該將他們的同伴偷去呢！」向樂山仔細看那些魚，果然沒一尾不是抬着頭，睜着眼，望了解清揚的心裏，越是詫異，越覺得智遠是個神人！祇是不解如何能教化這些魚，都有這般靈性？智遠彎腰抬起竹篙來，教衆小孩散學各歸家去。獨引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到方丈裏。解清揚叩頭謝了偷魚的罪。智遠哈哈笑道：「我這魚不是你能養的！我尙且祇能暫時養着！」

向樂山聽了，不懂智遠這話怎麼講，也不便問。等解清揚立起來，即上前跪下說道：「弟子終年在外尋師，今幸遇着師傅！千萬求師傅不棄頑劣，弟子願侍奉師傅一生！」智遠雙手拉了向樂山起來，笑道：

「我已說過了，居士已有勝過我十倍的明師，那裏還用得着我呢？」向樂山道：「弟子的恩師羅公新翼，已去世好幾月了，實不會更有師傅！」智遠搖頭道：「居士何用隱瞞？」隨用手指着解清揚道：「居士將來必和他同出一人門下。」向樂山笑道：「若不蒙師傅收容弟子，弟子怎能和他同出一人門下呢！」智遠笑道：「解清揚在我這裏，猶之居士在羅老英雄那裏，一般的是師傅，一般的祇能學些粗淺的工夫，得道自然還有得道的師傅在那裏！難道居士就把嶽麓山拜的那位師傅，忘掉了嗎？」向樂山一聽這話，心裏又驚又喜，連忙答道：「年來實未敢一日忘懷！不過弟子當時過於疏忽，不曾拜問他老人家姓名居處，無從訪求！此時老師傅既提醒弟子，必然知道他老人家的所在！」智遠笑道：「居士且暫在此地，多住些時，自有師徒會合的時候。此時說也無用！」解清揚在旁聽了，忽然朝着智遠跪下來道：「聽師傅的語氣，弟子將來不能長遠的跟隨師傅。弟子不願意再拜別人為師，願侍奉師傅到老！總求師傅不要半途把弟子丟了！」智遠扶起解清揚，大笑道：「你却為甚麼要做賊，要偷我的魚呢？」解清揚畢竟是個小孩，嚇得連聲哀告道：「弟子下次再也不敢了！」智遠道：「這時還早，且到那時再說！」向樂山和解清揚在玄妙觀住了十多日。智遠每日早晨，在大殿上看衆小孩練拳脚，衆小孩去了，便去池邊看魚。向樂山雖不曾拜智遠為師，却跟着解清揚，也得了不少的益處！

這日，智遠帶着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在池邊看魚。忽見池裏的水，如蒸熱了一般，滿水面的熱氣，祇往上冒；八百尾金魚，在水裏亂穿亂竄，鬚鬚被熱水燙的難受似的！二人都覺得很奇怪，祇見智遠也像很

着慌的樣子，急忙跑到裏面，托了一個鉢盂出來。鉢盂內盛着白米，智遠抓去米，往池裏灑下。灑一把米，熱氣便減低幾寸；八百尾魚的穿竄力量，也減少了些！停一刻不灑米，熱氣又蒸騰上來了！智遠一面灑米，頭額上的汗珠，一面直流下來！不知畢竟是何事故？且俟第十九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作者寫解清揚與智遠禪師，又有一副筆墨，與以前諸俠，截然不同：一則童憨可愛；一則仙機透逸。宜乎向樂山之悠然神往也！此書事奇，人奇，文奇，故吾謂作者亦奇人已！

話說越盦口中的烟，好像已吹盡了，展開兩隻大袖，在房中亂舞了一陣，頓時烟消雲散，室內清明，手指着白紙對衆親戚道：「請看我這把戲玩得何如；衆親戚看白紙上，現出一堆大石頭，比畫家畫出來的，都要好看些，墨色的陰陽濃淡，細看竟透入紙中，並不是虛浮在面上的；都贊不絕口，說是巧奪天工，中有一人說道：「這一張畫，可以裱起來，使成一副絕好的中堂，祇可惜沒有落款，越盦笑道：「落款的烟我早已預備好了，我就落給你們看，於是又繼續一縷一縷的吹出青烟來，在紙上凝聚不散；不到一時，青烟便消滅了。衆親戚看紙上已題了幾行草字道：「磊磊落落，日矢貞堅，既能填海，又可補天，問君之壽，十二萬年，知己者誰，襄陽米顛。」下面還有湘潭歐陽越盦六個字，衆親戚看了，又是一番激烈的贊嘆，上面的一節，是不肖生著之現代奇人傳裏抄寫出來的；此書在各省世界書局均有發售。

第十九回 坐木龕智遠入定 打和尚來順受傷

話說向樂山見智遠急得汗珠直流，也嚇得不知是甚麼緣故。仔細向那熱氣蒸騰的池裏一看，原來八百尾金魚，都張開着闊嘴，朝天噓氣，水面上蒸騰的熱，就是那八百尾金魚口中噓出來的。智遠手巾的米，灑下一把，金魚的嘴便合攏一下。起初噓出來的，每尾口中尚祇一線，灑下幾把米之後，略停了一停，一會兒沒將米灑下，那噓出來的氣，就漸漸的粗了。智遠一把一把的抓着米，越灑越急。鉢盂裏的米，看看灑完了；智遠翻身復往裏跑。解清揚問向樂山道：「大哥知道師傅幹甚麼嗎？」向樂山不及答白，就見池中的蒸氣，越熱越高，剎時間，彤雲密布，白日無光，將一個小小的花園，迷蒙得如在黑夜頃刻，簷端風起，閃電如走金蛇！向樂山忙挽住解清揚的手道：「不好了！快進裏面去罷，就要傾盆的大雨了！」解清揚道：「再看看沒要緊！你瞧，師傅不是又端了一鉢盂米來了嗎？他老人家還更換了法衣呢？」向樂山回頭一看，果見智遠披着大紅袈裟，雙手捧着鉢盂，飛也似的向池邊跑來。跑到離池邊七八尺遠近，猛然電光一閃，一個巨霆跟着劈下來。那巨霆的聲音，就像靠緊耳門劈下似的。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同時被那巨霆，震得昏撲在池邊，沒了知覺！

在昏迷中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刻，向樂山首先清醒轉來。張眼一看，祇見在嶽麓書院遇的那個道人，笑容可掬的，立在旁邊。心中不由得一喜，被雷震昏了的人，不比害過病的，一清醒便和平時一樣。身

體上本不感受何等痛苦，加以心中歡喜，一蹶劣就爬了起來。隨即雙膝跪下，朝道人叩拜。口稱：「師傅呀！可把弟子想死了！」道人連忙挽扶起來，笑道：「你五臟都受了些震損，不用多禮，且坐下來再說話。」向樂山起來看房中的陳設，認得出是智遠和尚平日打坐的禪房；自己躺着的，就在禪床上。解清揚還躺在禪床那頭，面色蒼白，兩眼半開半合，黑眼珠全藏在眼胞裏，露出來盡是白眼；上腭的牙齒，緊咬着下嘴唇，嘴唇也和臉色一般蒼白，形像竟是個已經死去的人，非常可怕！再看天氣晴朗，並無風雨，祇是天色已將近黃昏了。自己心裏明明記着，是被一個大霹靂，和解清揚同時震倒在金魚池旁邊，也不知這位師傅，何時把我二人救進這房裏來了？平日智遠師傅在這房裏的時很多，這時怎的倒不見他了呢？向樂山心裏這們疑惑，正想開口問道。人祇見道人一面指着禪床，教他自己坐下，一面俯着身子，仔細端詳解清揚的臉。向樂山看了解清揚這種神氣，祇道已經死了！不覺慘然問道：「怎麼弟子醒了這們一會，解賢弟還躺着不能動呢？」道人點頭道：「要醒快了！」向樂山也跟着仔細定睛看解清揚的臉。沒一會，就見兩個眼珠兒，在眼胞內微微的轉動了，漸轉漸快，忽然睜開了，和熟睡剛醒的人一樣，兩眼似覺有些畏懼陽光。向樂山忍不住，湊近前喊道：「賢弟醒了麼？」解清揚這才明白了，一翻身抱住向樂山的頸道：「嚇煞我了！」向樂山忙安慰他道：「不用害怕！有師傅在這裏！」解清揚放開手，向四面張看道：「師傅呢？」說着，就坐了起來。道人笑道：「你想見你師傅麼？等我引你去見！」才說着，即聽得隔壁房中，一聲鑿鑿。道人對解清揚笑道：「此時可引你去見你師傅了！」解清揚道：「我師傅在

那裏他老人家平日不是常在這房裏的嗎？」道人也不回答，一手拉着向樂山，一手拉着解清揚，走進一個院落。

這院落旁邊一個小殿，原是供着一尊彌勒佛像。靠着彌勒佛，有一個大木龕，龕上安着兩片格鬥。格鬥從來開着，裏面並無神像，龕前也沒香案。解清揚平日常來這小殿上玩耍，小孩兒家，也沒注意。怎的這們大的一個神龕，却沒有神像？這時被道人拉到這殿上，祇見一個少年和尚，低頭跪在那大木龕前面，口中念經一般的，祇管念誦，聽不出念誦的甚麼。再看木龕裏面，自己師傅盤膝端坐在內，雙手拈着一串念珠，與平日一樣的慈祥眉目。木龕的格鬥上，懸着一塊粉牌，牌上寫着一個大「閒」字。解清揚見了這模樣，以為自己師傅圓寂了！他天性生來篤厚，智遠和尚又本來待他甚好，那時不由得兩淚直流，也向地下一跪，正要哭出聲來。智遠已開口呼着解清揚的乳名清官，說道：「你不須煩惱！我因自己的工夫，須及時努力，所以不能兼顧你們的工夫。你從今後，祇當我已圓寂了！這位清虛道友，才是你向居士的真師傅。你們好生侍奉他，他自有安身立命的道，傳授給你的。他的道，高出我十倍！你要學道第一，當用慧力，斬斷情絲；那有學道的人，現出你此時這般嘴臉的？在三年以內，你隨時可到這裏來見我；祇看我這龕門上的粉牌，像此時寫着「閒」字，你心中有話，儘管向我陳說；若見牌上寫着「觀」字，那便是我入定的時刻，你不得擾我！我念你年紀太輕，天性甚厚，恐你一時的道念不堅，慧力不足，為念我分心，不能沉潛學道，特為你多此一條相見之路。你知道了麼？」解清揚聽得自己師傅，尚能說話，

心裏就高興了！連忙應道：「弟子知道了！」智遠道：「既知道了，還不拜師，更待何時？」解清揚這才爬起來，向清虛道人拜了四拜。智遠在龕中，也向清虛道人合掌道：「此兒骨秀神清，仗着道兄道力，將來成就，必不可量！老衲今日敢以私情重累道兄了！」清虛道人稽首答道：「同本度人之旨，師兄祇自努力，後會有期！貧道就此告別了！」隨即引解清揚、向樂山二人出來。向樂山走出殿外，回頭看那少年和尚，還跪在那裏，口中又接着念誦。甚是納悶：不知道少年和尚是誰？念誦的是甚麼？

回到禪房裏，正忍不住要拿這話問清虛道人。解清揚已呼着師傅，問道：「弟子心地糊塗，實在不明白，怎麼金魚池裏，無端會冒出氣來？又怎麼在晴天白日裏，忽然會劈下那們大的雷來？師傅更爲甚麼，會跑到那龕子裏面，坐着不動？你老人家可以說個明白，給弟子聽麼？」清虛道人點頭笑道：「自有給你明白的時候。不過此時說給你聽，你也不能理會！總之，智遠師傅的功行，快要圓滿了，所以八百羅漢，先期白日飛昇。你今後能潛心向道，則此中因果，不難澈悟；不是於今向你口說的事！」向樂山在旁問道：「那跪在殿上念誦的少年和尚是誰？口裏念誦的是甚麼？師傅可能說明給弟子聽麼？」清虛道人聽了，忽然正色說道：「不可說，不可說！」正說到這裏，後面脚步響，向樂山掉頭一看，那跪在殿上的少年和尚，走了進去；又朝着道人跪下叩頭。口裏說出來的話，向樂山聽了也不懂得。祇見道人將他扶起，說道：「三教同源，本毋須拘泥行跡！不過你的大事既了，返俗儘可聽你自便！」道人說時，指着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對那和尚道：「這是你兩個師弟。你們此時都見見，免得日後相見，誤作途人！」隨說了二

人姓名。即對二人說道：「這是你們的師兄，姓朱，單名一個復字。他是生長在廣東潮州的人，祇說得來潮州話，南幾省的語言，聽得懂，却不能多說。」三人互見了禮，都面對面的望着，不通言語。向樂山看朱復的年齡，不過二十五、六，生得高顴深目，隆準寬額，滿臉英雄之氣，帶着儒雅；使人一望就能知道必是一個善文能武的少年英雄。心想：有這般雍容華貴的氣概，決不是寒素人家的子弟，却為何少年就出家當了和尚呢？心裏十分願意和他要好，就因言語不通，僅能於神氣之間，表示很願親交的好意。古語說得好：惟英雄能識英雄！向樂山既表示願親交的好意，朱復也覺得向樂山是個非常的人物，當下也極力的表示出好意來。所以後來清虛道人門下三十五小俠中，祇他二人做的事業最多，造詣最深；祇因二人情感既好，出處不離。這就是「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的道理。然這是後話，後集書中，自然一一的交待。於今且趁這當兒，將朱復的歷史，表明一番，方好接敘爭趙家坪的正文。智遠和尚的來歷，也就因此可使得看官們明白幾成了。

朱復的父親名繼訓，據說是朱元璋的十六世孫。生小即懷抱大志，到二十歲，文名冠潮州府。祇是不肯應試，專喜結納江湖豪俠之士。兩廣素為多盜的省分，綠林中人物，朱繼訓結識的，也很不少。他存心謀復明社，所以生下兒子來，就取名朱復。朱復之下，生了一個女兒，便取名朱惡紫。朱繼訓的祖遺產業，原來很富，不愁無貲結納人物。朱復年才七歲的時候，朱繼訓親自帶在跟前教讀。那時朱復生來的體質最弱，枯瘦如柴；朱復的母親，恐怕兒子養不大，時常去一個神廟裏拜求藥籤，膏丹丸散，都照着藥籤，

弄給朱復吃。那知越吃越壞！本來不過是體質弱，並沒甚麼病的，每日把求來的神藥一吃，倒吃出許多的病來了！朱繼訓見兒子病了，才知道是神藥吃病的，於是接醫生來診治。奈潮州地方沒有好醫生，朱繼訓自己又不懂得醫道，糊裏糊塗的幾服藥灌下去，已把個朱復灌得奄奄一息了！朱繼訓夫婦都以為自己兒子，沒有醫治的希望了，連小棺材和裝殮的衣服，都已備辦好了，祇等朱復斷氣！

忽然來了一個游方的和尚，腰繫葫蘆，手托一個紫金鉢盂，立在朱家大門口，向朱家的下人，要募化財物。朱家下人正都忙着準備辦小少爺的後事，那有工夫去睬募化的和尚呢？那和尚見堂中停着一口小棺材，棺蓋擱在一邊，即問朱家的下人道：「你家裏新喪了小人嗎？我最會念倒頭經。你家能多募化些財物給我，我可替你家新喪的小人，念一藏倒頭經。」朱家的下人罵道：「放屁！人還不會斷氣，誰要你這禿驢來，念甚麼倒頭經咧！」那和尚笑道：「既是還沒有斷氣，就把這吃人的東西，停在堂上做甚麼呢？你家也不忌諱嗎？」朱家下人也懶得回答，雙手把和尚向外推道：「我家最忌諱的是和尚，不忌諱棺材。你快往別家去罷，不要立在這大門口，礙手礙腳！」那和尚祇是嘻嘻的笑。下人推了幾把，也沒推動，氣起來，指着和尚罵道：「你這禿驢，怎這般不識時務！多少好施僧佈道的人家，你不去，却來這裏糾纏！」和尚一些兒也不生氣的笑道：「行三不如坐一！我是為化緣來的，不會化着，如何就往別家去？」下人恐怕耽擱自己的事，即從身邊摸出幾文錢來，向紫金鉢盂裏一擲道：「好好！你走罷！像你這們討厭的和尚，來世投生，還得做和尚！」和尚笑道：「祇要來世不當驢手，也就罷了！」那時一般人背

地裏呼當下人的，都呼爲當禪手的；因下人立在主人跟前，總得把兩手禪下。朱家下人見和尚罵他當禪手，那氣就更大了！舉起拳頭朝着和尚的光頭便打。和尚也不避讓，祇口裏說道：「巴不得你打！你祇記清數目，好一總和你家主人算賬！」下人的拳頭，打在那光頭上，就和觸在鉄樁上一般；才打了三五下，拳頭已痛得打不下去了！縮轉來一看，嚇了一跳！拳頭漸漸的腫起來了，手指放不開來，越腫越大，一霎眼連手臂都腫得拐不過彎了！和尚祇涎皮涎臉的望着笑。那下人知道不好，連忙改變態度，向和尚陪不是道：「大師傅不要和我當下人的認真！請發慈悲，治我這手罷！」和尚搖頭道：「我沒有工夫，我要往好施僧佈道的人家去，不能在這裏討你的厭了！多謝你這幾文錢！」說完，掉轉身就走。下人的手，痛澈心脾；一時也忍受不住，兩眼也痛得流下淚來！明知是打和尚打痛的，非和尚不能醫治！見和尚搭架子要走，祇得忍住氣，上前拉住哀求道：「大師傅不可憐我，我不成了個廢人嗎？我家有老母，有妻子，望我一個人掙衣食……」下人才說到這裏，聽得裏面連聲呼來順。下人一面口裏答應：來了一面拉住和尚不放道：「大師傅不瞧我這手嗎？弄成了這個模樣，如何是好呢？」和尚祇是笑。裏面又接連喊起來了。來順沒法，祇得鬆了手，左手把右手捧着，愁眉苦臉的跑到裏面去。

這時朱復已嘆氣了。朱繼訓的夫人，祇哭得死去活來。朱繼訓也是傷心痛哭。祇得叫來順來幫着裝殮。叫了兩遍，才叫了進來。朱繼訓淚眼婆娑的，見來順右手的拳頭，腫得比飯碗還大，向前直伸着臂膊，像是握着拳頭，要打人的樣子；左手在下面托着，也不禁吃了一嚇，問道：「怎的把手弄成了這個模樣？」

「來順不敢隱瞞，將打和尚的事，說了一遍。朱繼訓聽了，也自納罕。祇是自己心愛的兒子才死，無心和人周旋。若在平日聽得有他們一個和尚來了，必來不及的出去，與和尚廝見。這時祇向來順說道：「這是那和尚有意這們懲處你的！你還不快去求他診治！他若走了，你這手就廢掉了！」來順應了聲，慌忙轉身跑到門外。一看和尚不知去向，急得問左右鄰居的人，問了好幾個，才有一個人指前面說道：「那和尚好像是向這條路上走出去的。他行走得不快，還追趕得上，也不一定！」來順一抹頭就追。身上受了傷的人，行走都痛得厲害；這們一跑，傷處受了震動，祇痛得如油煎火燙，咬緊牙關，追過了數十戶人家，祇見和尚立在一家酒店門首，和酒店裏的夥計拌嘴，說酒店裏夥計做生意太不規矩：三文錢的酒，還沒一鉢盂，定要店主人化一鉢盂酒給他！店主人添了幾杓，祇是添不滿一盂。正在說這鉢盂太大，來順追到了，朝和尚跪下來，哀求治手。和尚哈哈大笑道：「我不找你，你倒找起我來了！也好！我去和你家主人算賬！你主人若不能依我話，募化給我，我是不能白給你醫治的！」說着，一手托着鉢盂就走。來順跟在後面。一會到了朱家門首，和尚直走入廳堂，回頭對來順道：「快去把你家主人請出來。」來順道：「我家少爺才噁了氣，主人正在傷心痛哭，何能出來陪大師傅呢？我得罪了你老人家，再向你老人家陪罪！」說時，又要叩頭下去。和尚連連搖手道：「非得你主人出來不成功，誰希罕你叩頭陪罪！」來順的手，實在痛得不能挨忍了！祇好哭喪着臉，到裏面向朱繼訓說了和尚的要求。朱繼訓雖沒好氣，然自己兒子死了，正在須人做事的時候，把個當差的傷了，不能動作，也很不方便！祇得揩乾眼淚，走出廳堂。

來

一見和尚那種魁梧奇偉的模樣，心裏已估量這和尚，必有些兒來歷，不是尋常的遊方和尚可比！即拱了拱手，說道：「下人們沒有知識，開罪了老和尚，我來替他向老和尚陪禮，求饒恕了他，給他把手治好！好！寒舍今日有事，不能沒人幫做，老和尚發個慈悲罷！」和尚打量了朱繼訓兩眼，合掌笑道：「治傷容易，但老僧要向施主化一個大緣，施主應了老僧，即刻就給他治好！」朱繼訓道：「和尚想化我甚麼？祇要是我有的，皆可化給和尚！」和尚道：「施主沒有的，老僧也不來募化了！老僧要把公子化去，做一個小徒弟。」朱繼訓聽了，指着旁邊停的小棺材流淚道：「小兒才嚙了氣，若是活着的，就化給和尚做徒弟，也沒甚麼不可！」和尚點頭道：「老僧原知道公子嚙了氣，才來向施主募化，不然，也不開口了！」朱繼訓覺得很詫異的問道：「和尚把死了的小兒化去，有甚麼用處呢？」和尚道：「施主不用問老僧的用處，肯化給老僧，便不會死了！」朱繼訓聽了，知道是一個有道行的和尚，連忙施禮說道：「和尚能治的活小兒，準化給和尚做徒弟，聽憑和尚帶去那裏！」和尚道：「那話能作數麼？沒有更改麼？」朱繼訓道：「大丈夫說話，那有不作數的？那有更改的？不過小兒已嚙氣有好一會了，手脚都已僵冷，祇怕和尚縱有回天的本領，也治不活了！」和尚笑道：「公子若不曾嚙氣，施主就肯化給老僧了嗎？公子現在那裏？請即領老僧去。」朱繼訓見說能將自己已死的兒子治活，歡喜得把來順手上的傷都忘了！急忙引和尚到朱復死的房間裏來。不知那和尚是誰，畢竟如何將朱復治活，且待第二十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八百金魚，爲羅漢化身，能通人意，已極恢奇之至！一旦雷霆暴震，白日飛昇，則更令人目眩心駭，如讀封神傳矣！正急欲窮其究竟時，忽又岔入朱復小傳；作者以文爲戲，真是令人無從捉摸！

作者對於方外，推崇備至；故每遇道人、和尚、尼姑登場，輒竭意描寫，即覺分外生色！此回傳智遠和尚，尤爲奇特！

「上略」當下李炳榮舉手一指，那東西退了下來，又撲上去，一連三次；那鬼母口中念念有詞，指着那東西道：「聲敕令，那東西張開血盆般口，對李炳榮噴出一般毒氣，李炳榮連忙噴一口血，那東西回身就走，李炳榮趕着一飛劍，將那東西劈做兩段，掉下山坡去了。鬼母大怒，又一揮手，便有成千成萬的水蠅，滿地游行，直奔墳頂而來；李炳榮急忙揮劍，截下一把頭髮來，順手洒去，就變無數尺來長的鋼針，將許多的水蠅，一串串的穿起來，釘在地下。鬼母登時揭起衣服，露出肚皮來，用手一拍，肚皮裂開來，滾出一個赤髮黑皮的小鬼，一跳就跳上墳頂來。上面的一節，在下在不肖生著江湖怪異傳裏，略爲抄寫出來；因爲篇幅有限，不能繼續寫下去，把好看的情節丟下，還要請閱者諸君原諒！再世界書局出版之武俠小說，關於不肖生之著作，實在很多，容俟機會另當介紹。

第二十二回 化公子和尙顯神通 救夫人尼姑施智計

話說朱繼訓見和尙能醫治自己已死的兒子，那裏還顧得來順手上的傷呢？當下即把和尙引到朱復死的那房裏。朱復的母親，正撫着朱復的屍痛哭。心裏已不免有些恨外面不識時務的和尙，在這時候來化緣，打傷了人家當差的，還要人家主人親自出去陪話！這時見自己丈夫，更把和尙引了進來。平日朱繼訓治家，非常嚴肅，內外之防，絲毫不苟！和尙尼姑這類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人，尤不喜接近！朱繼訓一生的嗜好，就祇不能聽說有特別能爲的人，不怕千里迢遙，不問娼優皂隸，但他聽得說果有能耐，他總得去結識結識！然而從來不曾把和尙引到內室來過。朱夫人心中狐疑着，不覺把哭聲停了。待立起身躲避，和尙已將鉢盂放下，合掌當胸，對朱夫人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朱繼訓即將和尙要化自己兒子做徒弟的話，向朱夫人說了。朱夫人這時祇要有人能將已死的兒子醫活，甚麼事都願答應！祇見和尙用雙手在朱復周身摸遍，也不用藥石針砭，口對着朱復的口，度了一會氣。教朱繼訓拿出一個酒杯來，和尙用針刺破他自己的左手中指，滴出小半杯白漿，白漿裏的熱氣，祇往上騰，撥開朱復的牙齒，將小半杯白漿，傾入口內，復口對口的，連度了幾口氣。沒片刻工夫，朱復的肚內，就咕嚕咕嚕的響起來，即時雙眸轉動，口裏隨着長吁了一聲，已是活轉來了！把個朱夫人喜得忘了形，也不管和尙立在旁邊，走過去抱着朱復，口叫着孩兒，連聲問道：「你清醒了麼？不覺怎麼難過了麼？這位大師傅，救了我孩兒

的性命，還不快起來謝謝！」朱繼訓祇喜得哈哈大笑道：「那裏是起來謝謝，可以了事的嗎？從此以後，算
是大師傅的徒弟，不算是我們的兒子了！大師傅是救活了他自己的徒弟，不是救活了我們的兒子，這
時剛醒轉來，總還得安睡一會，方能動彈！」朱夫人聽了這話，翻着兩眼，望了朱繼訓，剛才哭兒子的時
候，眼中流不盡的痛淚，又流了出來。朱繼訓知道朱夫人的心理，見兒子已經醫活，就捨不得化給和尚
了！朱繼訓自己的心理，也自有些捨不得將這一個單傳的兒子，化給和尚！但話已說出了口，大丈夫說
話，不能出爾反爾！並且自己的兒子，已經嚙了氣，若不是這和尚，萬無復生之理！便是捨不得，也祇得忍
痛割捨了！此時見自己的夫人，望着自己流淚，便安慰他道：「你我的兒子，本已死了！連棺材和裝殮的
衣服，都已備辦齊全！倘若大師傅遲來一時半刻，此時不已裝進了棺材嗎？死了是永遠不能見面！於今
化給大師傅做徒弟，儘有見面的時候，還有甚麼不捨得呢？」朱夫人見丈夫走這們說，和尚又立在旁
邊看着，不能說出不捨的話。祇得問道：「大師傅是那個廟裏的？離這裏有多遠的路呢？」和尚答道：「
老僧雲遊天下，本沒一定的廟宇，到此地暫時掛單在千壽寺裏。我僧家最戒誑語，公子化給老僧之後，
施主想時常見面，是辦不到的事！到了能團圓的時候，老僧自然送他回來！」朱復自服下和尚的白漿，
陡覺精神大振，身上的病苦，完全沒有了，反比不曾病的時候，強健得多。一翻身爬了起來，望着朱夫人
叫肚中餓了。朱夫人想起這可愛的兒子，就要化給和尚，得跟着和尚同去，一時祇顧得抱着朱復痛哭。
和尚端起鉢盂笑道：「老僧還有事去，回頭再來化公子去。」朱繼訓心裏正自慘痛，聽了和尚的話，急

忙問道：「師傅去甚麼地方何時方來呢？」和尚旋向外走旋答道：「說去就去，不拘地方說來就來，不拘時刻！」朱繼訓送到廳上，忽想起還不會問和尚的名字，隨即問道：「師傅的法諱，是那兩字？我一時心慌慮亂，尚不會請問得！」和尚還沒回答。來順已走至跟前來笑道：「我的手，不治也好了！」朱繼訓一看，果已回復了平時的模樣。和尚點頭笑道：「這番是不治也好了。下次若再要無禮的動手打和尚，祇怕治也不好呢！」和尚說着，逕出大門去了。

朱繼訓因來順走過來，把話頭打斷了，和尚已走，仍是不知道和尚叫甚麼名字。當時急欲回房看兒子，也無心趕上去追問。回到房裏，朱復已在地下行走。朱夫人也止了啼哭，見丈夫進房，忙問和尚如何就這們去了？朱繼訓道：「和尚說了有事去，回頭再來。他去那裏甚麼時候再來？他又不肯說。大約等一會，就要來的！」朱夫人道：「等歇和尚來了，我自願多送金銀給他，請他去別處，花錢買一個徒弟，把我的兒子留下來。他有了銀錢，還怕買不着徒弟嗎？可憐我四十七歲了，就祇一個兒子，一個女兒。要我把他活生生的，施捨給一個游方沒有一定廟宇的和尚，終日跟他在外面，受雨打風吹，不是比割掉我的心，還要痛嗎？」說話時，丫鬢光明，端了碗粥進來，給朱復吃。這丫鬢年才十歲，生得伶俐異常。五歲時，被他自己的父母，賣到朱家來。朱繼訓夫婦，甚是愛憐他，替他取個名字叫光明，也含蓄着光復嗣社意思在內。他年齡比朱惡紫大，朱繼訓夫妻，就教他陪伴小姐玩耍。朱惡紫也很歡喜他，在一道兒玩，名分上雖有主僕的分別，實際是和親姊妹一般。這時他端粥進來，聽了朱夫人說的話，他小小的心腸，就有了

個主意，祇不敢對朱夫人說。悄悄把朱惡紫拉到一旁，說道：「夫人既不肯將公子施給和尚，何不趁這時和尚不會來，將公子藏起來，和尚來時，不見了公子，再給他些銀錢，他便不能不要了！」朱惡紫更是小孩心理，以為此計甚妙，慌忙跑到他母親跟前，照樣說了。朱夫人心裏高興，却向朱繼訓有甚麼地方，好給朱復藏躲？朱繼訓搖頭說道：「和尚並沒有強奪我們的兒子，我們自己答應了化給他。剛才他若要帶去，我們也祇好隨他帶去，他見你哭得可慘，好意等回頭再來。我們若是把孩兒藏躲起來，道理如何能說得過去？並且我看這和尚的修行，大得不可思量，他既能知道我的孩兒死了，難道就不能知道藏躲起來了嗎？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領，難道就沒有把孩兒攝取去的本領嗎？依我想，孩兒能得他這一個師傅，可說是很有緣法！你不必悲痛罷！」朱夫人不樂道：「孩兒是我生的，我心痛，我實在不捨得活生生的施給人家！不是你肚皮裏生出來的，你自然不心痛！你在外面答應化給他，我是沒有說化給他的話！他有道行是他的，我的孩兒，用不着他那們大的道行！你沒地方給孩兒藏躲，我自有的地方！你若怕和尚來了，道理說不過去，你也躲着莫見和尚的面！我有話回復他！那怕把家業都施給他，也沒要緊！」朱復這時雖祇七歲，資性却是極高，聽得和尚要收他去做徒弟，要別離親生的父母了，也知道傷心，也扭着朱夫人哭，說不能跟和尚去。這一哭，更哭得朱夫人決心要將朱復收藏了！朱繼訓說也無益！就在這夜，朱夫人親自送朱復到外祖母家，整日的關在內室裏，不教朱復出外。不斷的打發人到家來探信，看和尚來過了沒有？打算等和尚來過了，把話說明白了，和尚答應了，不要化朱復做徒弟，方帶朱

復回家。可是作怪！朱夫人帶着朱復，在外祖母家，足足住了三個月，和尚並不會到朱家來。打發人到千壽寺探聽，也從沒有這們一個和尚來掛單。朱繼訓也猜度不出是甚麼緣故。朱夫人防範的心，也就漸漸的懈鬆了。恐怕朱復耽擱了讀書的光陰，逆料和尚已不會來了，遂仍將朱復帶回家來。朱繼訓照常帶在跟前教讀。

朱繼訓是個存心恢復明朝帝業的人，表面上雖坐在家裏，教兒子讀書，像一個極閒散不問世事的骨子裏，却是一刻也不會停止進行。兩廣的綠林頭目，和一般會武藝的江湖人物，也都拿赤心去結納，揀其中有能耐，有知識，而又心地光明的，朱繼訓便把自己的志向說出來，大家商議發難的計劃。這時洪秀全、楊秀清，還不會在金田發動。二百年承平之世，全國的文武官吏，都祇知道歌舞昇平。軍隊僅存了個模樣，當兵是有名的吃孤老糧，各省都祇養些老弱的廢物，敷衍門面，做武官的，才好借着吞吃糧餉。這時要發難，本極容易！朱繼訓祇因發難的地點，躊躇不定。這日朱復在門口玩耍，忽然不見了！朱繼訓夫婦，急得着人四處尋找都沒有，料知就是那和尚化去了，尋找無益！

過了幾日，又來了一個化緣的老尼姑，定要進去見朱夫人。也是來順在門口攔住，說我家夫人，素來不接見三姑六婆的。他老人家常說：三姑六婆一到這人家，這人家就得倒霉！你若不是尼姑，倒可進去！我家的家法如此。我當下人的，擔當不起！你要化錢，我給你幾文錢；你要化米，我給你幾合米。我家才把少爺丟了，夫人正時刻不了的哭泣，你識時務些，化點兒錢米走罷！老尼姑笑道：「丟一個少爺算不了

甚麼事！祇怕連老爺也丟了，才真是倒霉呢！我專來向你家夫人化緣的，誰希罕你的錢米？」來順是一個實心護主的下人，聽了連老爺都丟了的話，不由得氣又撞了上來。若不因是一個尼姑，又已年紀老了，怕不又要動手打起來！隨噙着一口凝痰，對準老尼姑的臉，下死勁的啐去。打算啐了這一口痰，再忿罵他一頓，好罵得老尼姑走離這裏。誰知啐出口的凝痰，還不曾噴到老尼姑臉上，老尼姑已回啐一口，也啐出一團凝痰來，恰巧碰在啐來的凝痰上，一碰就激了轉來，不偏不倚的，正打在來順的鼻梁上，比受了一石子，還要痛得厲害！哎呀了一聲，倒退了幾步，幾乎栽倒在地！若是換一個心裏機警些兒的人，上次受了和尚的創，這回就不應再輕量方外人！並且自己啐出去的凝痰，在半途中，被尼姑也用凝痰啐轉回來，打在鼻梁上，有這們疼痛，這尼姑不待說，必是個有本領的人！自己冒昧，受了這一下，也應該悟到是不好惹的了！但是來順生成是一個笨拙沒有心眼的人，鼻梁上這一下，不但沒有把他打明白，反打得他的無名業火，直高三丈！登時揉了揉鼻子，把兩袖一搖，握着兩個拳頭，翻車也似的，朝尼姑打去。他存心欺尼姑年老，料想打得過。叵耐尼姑祇是背朝着裏面退讓，并不回手。來順越覺得鼻梁痛，越一步緊一步的追打；老尼姑退了好幾步，已退到了廳上，口裏就大喊救命！

朱繼訓正坐在內室，勸慰朱夫人。忽聽得外面大喊救命，嚇了一跳！連忙跑出來，見來順發了狂一般的追趕着一個尼姑打。即大聲喝住。來順見朱繼訓出來，才嚇得不敢追打了。停了手，跑到朱繼訓跟前，氣喘氣促的，指着自己的鼻梁，訴道：「這妖尼姑把小的鼻梁打傷了！小的一下也沒打着他，他倒喊起

救命來得老爺作主，把他捆起來，給小的毒打一頓，小的才得出氣！」朱繼訓看來順的鼻梁紅腫了，再看老尼姑的鬢髮全白，龍鍾不堪的模樣，不像是能打人的，而且臉色非常慈祥，更不像是會動手打人的。朱繼訓知道來順素來喜和人打架，遂開口罵道：「休得胡說！你這東西，動輒向人無禮！你不動手打人家，就無緣無故的，打傷你的鼻梁嗎？」來順再想申訴，奈鼻梁腫得連臉都和瓜瓢一樣，一霎時，兩眼腫沒了縫，開口就滿頭滿臉，牽扯得痛不可當。老尼姑聽得朱繼訓責罵來順的話，便走過來，向朱繼訓合掌行禮。朱繼訓一面拱手還禮，一面端詳這老尼姑，眇了一隻左眼，右眼却分外的光明，身量雖極矮小，立在廳堂之上，彷彿奇松古木，另有一種瀟灑出塵的風度。不由得從心坎中，生出敬仰之念。當即叱退來順，讓老尼姑就廳堂坐下。開口問道：「師傅法諱甚麼？寶刹在那裏？」老尼姑道：「貧僧受人之託，特來救施主的性命！此時大禍已在眉睫，沒有閑談姓名住址的工夫。請施主快隨貧僧逃走！再遲一步，就有回天的本領，也來不及了！」說着，便立起身來，不住的回頭，用那一隻有光的眼，向門外張看，好像怕有人追來似的。朱繼訓是個最有胆量，臨事不苟的人，平白無故的，怎肯聽了一個素昧平生人的話，就倉皇出走呢？當下仍是神閑氣靜的笑道：「鄙人家居，力貧食苦，無端有何大禍？逃避得了，禍必不大！師傅但請安坐！鄙人爲此間土着，即果有意外之禍，亦不患不得昭白！」老尼姑神色很露出驚慌，又一連向門外張看了幾眼，對朱繼訓長歎一聲道：「天數果難逃！不然，貧僧在路上，也不至有那些耽擱了！既是施主安命，貧僧救夫人小姐去罷！」說罷，便向內室走去。朱繼訓見老尼姑這般舉動，疑心

是個失心瘋的尼姑，忍不住立起身來喝道：「內室不能去！」邊喝邊待上前去拉。

猛聽得背後一陣脚步的聲音，回頭一看，祇嚇得魂飛天外！原來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潮州府的衙役；蜂擁一般的進來了十多個，一個個手中拿着刀叉，橫眉怒目的，如臨大敵。朱繼訓明知不妙，然到了這時分，祇得勉強鎮定着。回身大聲問道：「諸位來寒舍，有何貴幹？」衆衙役且不答白，抖出鐵鍊來，七手八脚的，將朱繼訓鎖上。來順跑出來看，也鎖上了。有幾個衙役，往內室跑，見中門關着，就舉起刀背，在門上就砍；口中亂喊開門。喊了一會，裏面沒有動靜。衆衙役從門縫裏，向裏面罵道：「關着門就可以了事嗎？」捉拿朱繼訓的衙役，向那些打門的衙役喊道：「怎不劈門進去？還有甚麼道理可講呢？謀反叛逆的案子，豈同小可！」朱繼訓一聽這話，心裏就是一驚，祇恨自己手無縛雞之力，不能將一千衙役打倒。又悔沒聽得老尼姑的話，趁早逃走，知道自己此時已沒有逃走希望，覺得自己兒子，被那不知名姓的和尙，化去做徒弟，不至一同遭難，將來或者還能繼續自己的志願，心裏祇着急關在內室的夫人小姐，不知能否聽信老尼姑的話，作速逃生。朱繼訓心裏這般想着，兩眼望着那些劈中門的衙役，祇見他們一齊動手，劈拍劈拍的，砍了好一會，奈中門甚是堅厚，衙役手中的刀叉，又輕又小，又不鋒利，僅將那門，砍得一條一條的缺口，那裏砍得開來呢？捉拿朱繼訓的衙役，就向朱繼訓道：「你若是一個好漢，就值得值些兒！你犯了這樣的彌天大罪，你自己尙逃不了！你的老婆兒女，還想能躲掉嗎？把這門關了，便能沒事嗎？你要知道拒捕的罪，更加一等！快親去把門叫開，免得我們勞神！我們也是奉官所差，出於不

得已，並不和你的老婆兒女有仇！快去快去！」遂押着朱繼訓，到中門跟前，逼着朱繼訓叫門。朱繼訓祇得用手在門上拍着，口叫光明開門。又拍叫了好一會，裏面仍是沒有動靜。衆衙役都冷笑道：「看他們這些該死的東西，能在裏面藏躲得了！後門早已有多人把守了，也不怕他們逃到那裏去！我們且抬一塊大石頭來，那怕他鐵鑄的門，也要撞開他！」於是有幾個壯健的衙役，跑到丹墀裏，在階基邊，挖出一條四尺多長，尺多寬，五六寸厚的大石來；四個人用手抬着，打油榨似的，向中門上抵撞。果然不到十來下，便把門門撞斷了。兩個氣力大的，用力把門一推，跨足進去。不提防兩扇石磨，從上面打了下來；一扇打在這個的頭頂心上，登時腦漿迸裂，倒地死了一扇打在那個的肩頭上，哎呀一聲，也昏倒在地！嚇得立在後面的衙役，連忙倒退，以爲是有人從裏打出來的！再一看，裏面並不見一人！才大胆進內，各房都是空洞洞的，沒一個人影！箱篋都打開着，堆在地上，衣服器皿，散滿了各地！衆衙役都驚訝道：「居然逃走了嗎？把守的人，都到那裏去了呢？」捉拿朱繼訓的幾個人，見滿地都是衣服，便起了不良的念頭，教將把守後門的人叫進來，商議先處分這些物事再說。隨將朱繼訓細綁在房柱上，大家動手拾衣服。把守後門的衙役，走進來說道：「後門始終關着不曾開，並不見有人從那裏出來。」這些衙役，祇要捉拿了朱繼訓，旁人如何脫逃，因都存心要爭奪衣物，也就不再加研究了！各人把貴重的衣物，都分配妥當了；抄了那些不值錢的東西，算是朱繼訓的家業。查抄已畢，也奉行故事的加了封條。方押朱繼訓主僕，並扛抬着一死一傷的衙役去了。

原來有一個綠林頭目，姓周，名致祥，和朱繼訓最相得。朱繼訓誤認他當個豪傑，曾和他商議發難的計劃。不料周致祥犯了旁的案件，在惠州被捉。他原是一個膿包貨，禁不起三推五問，就把朱繼訓的計劃和盤托出的供了！在惠州的朱繼訓同志，因此也十九被捉。兩廣的綠林，有一種特性：這案件不是他做的，打死他也不認！如確是他做的，問官一提起，他就立刻承認，無須乎動刑。狡賴的便不算漢子！大家那得罵他不值價！連子孫都在綠林中說不起話，做不起人！那些和朱繼訓要好的綠林，不會與聞發難計劃的便罷，與聞過的，也都和盤託出的供了！於是惠州就慎重將事的，移文到潮州，把朱繼訓做謀反叛逆的要犯拿了！朱繼訓自知狡賴不了，直供不諱，拿去沒兩個月，竟在廣州被難了！死後沒人敢來收屍。第三日才來了一個眇了一隻眼睛的老尼姑，說從前受過朱繼訓的施捨，不會報答得，要求官府施恩，許他領屍安葬。官府允許了。老尼姑就買了一口棺材，將屍首裝殮停當，搬上了一條民船，不知運往何處去了。要知朱夫人和惡紫小姐，光明丫鬢的下落，以及和尚、尼姑的來歷，都在下回書中寫出。

冰廬主人評曰：和尚化緣而欲化人，奇矣！所化者非活人而為死人，則奇之尤奇矣！半杯白漿，對口度氣，竟能起死回生，眇目尼僧，其來突如，拯人於水火之中，是皆作者竭力為方外人宣傳處也！

朱繼訓念念不忘明社，欲圖恢復，卒以誤交匪人，身首異處，宿昔志願，盡付東流，嗟乎！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是誠大可浩歎者也！然臨事不慎者，亦可以此為戒！

